古墨齋金石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墨齋金石跋

趙紹祖輯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古墨齋金石跋卷一

清　琴士趙紹祖撰

夏峋嶁　篆書　文刻金文鈔

昌黎詩曰千搜萬索何所有是本未之見也宋嘉定中何子一始得之而刻之嶽麓明楊用修復刻之濱中楊時喬刻之棲霞山張應吉刻之湯陰縣又歸德府及汲縣西安府與大別山皆有刻其入武昌府未之詳也乾隆丙午余自江寧至鎮江道經棲霞薄暮登山得見時喬所刻石而未暇椓後市得一紙乃用修釋者其書之眞僞與釋文是非不必辨但以其古物爲可以存因取錄之卷首云爾

殷比干銅盤銘　篆書

此前明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摹汝帖以立石者也汝帖本不足觀況又經重摹乎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載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得之偃師又載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宋政和中得之鳳翔係陝西轉運李朝孺遣人破比干墓得之獻之於朝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果爾道君雖昏庸此事亦大可人

殷比干墓字　篆書　刻金石文鈔

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至洪都陽成隸續時有比干之墓

四字。較水經闕其三。今去酈陽又數百年。而墓石尚存。雖小有殘闕。可確然斷其爲古物無疑。豈非忠義之氣貫于金石。有鬼神呵護之以至今哉。碑字古勁。水經注目爲隸。故洪氏收之。然實在篆隸之間。或謂爲孔子書。或疑爲東都威靈時書。要之物以人重。則無論其爲殷爲周爲漢。而天珍重留之。不使沒於風霜兵燹之餘。人當什襲寶之。不宜夷于象犀金玉之玩也。

周鼎銘　篆書　文刻金石文鈔

丙午之春。余留焦山數日。時寺僧住持練江。知客巨超。並好客能詩。相與往還。因得觀所謂周鼎。而索其拓本數紙。以貽同好。蓋寺中別刻一石以應求者。其眞本不易得故也。銘自程穉倩作釋後。頗多踵事。互有同異。余不能識古文。因恭驗諸家。取其理之近是者錄之。其無傷義理者兩存之。

周吳季子墓字　篆書　唐大歷十四年張從申記蕭定重刻事。建中元年盧國記遷樹建堂事。貞元三年鄭播謁廟記事。並附于此。皆刻金石文鈔

此以大聖之筆。誌賢人之墓。當時或景仰而求書。或心契而題寄。擴而大之。著之於石。且屢經翻搨。不無小異。固不必以古法帖字形大小之不倫。及夫子未嘗至吳而疑之也。

秦泰山石刻二十九殘字　篆書

石存二十九字。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御史夫當爲御史大夫。而石無有。非闕也。細審之。夫字下似有小二字在旁。卽大夫字也。篆文之下。有八分書兩行。當爲記得石遷樹之人。而漫漶不可辨。此本爲余亡友婺源王經大名元綸所贈。且告余曰。石已爲

火所焚。不易得也。因記之。

秦嶧山刻石　篆書　文刻金薤琳琅

此宋鄭文寶刻其師徐鉉之所摹也。秦刻之傳于世者。泰山二十九字。氣古而味厚。即有疑之者。而邈乎不可尚矣。此書方整勻稱。其氣味尚在李陽冰下。雖云模本。亦當不至是。昔歐陽公嘗疑其爲僞作。誠哉是言也。

漢魯孝王刻字　八分書　五鳳二年六月

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按前漢書諸侯王表。孝武後元元年。魯孝王慶忌嗣。至孝宣五鳳二年。當爲魯卅三年。非卅四年也。其所謂成者。不知其以成何事而記此刻。昔人皆以爲石。而朱竹垞以爲甎。蓋記塼埴之歲月。若然則此爲當時工匠所書。未可據此以議漢書之誤。又魯安王薨于征和三年。其年孝王即當嗣。或書者不知踰年之說。幷此年而數之。亦未可知也。

漢漢中太守鄐君開通褒余道碑　八分書　永平六年　文刻金石續鈔

碑自關中金石記出。始顯於世。惜鄐君用力於此道最先。而不得與楊孟文並傳其名字也。此碑所言。即孟文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事。而此言六年者。詔下於四年。而事行于六年也。余刻此文於金石續鈔。有數字與關中金石記之釋不同。覽者當自得之。等其功作。金石記等作弟。其字闕。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金石記寺作等。下又云闕一字。今按碑不闕。

漢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銘極漫漶殘闕。金石文字記、曾就其殘字錄之。然嵩高神君。今按碑實爲崇高。非嵩高也。嵩山三石闕。皆不著於洪氏隸釋。彼少室、開母、以篆故不知此銘何以不見收也。

漢少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無年月

葉封嵩陽石刻記曰。凡二十一行。行四字。余所得本僅十八行。內兩行無字。以金石文字記釋文較之。蓋又闕其後三行矣。

漢立開母石闕銘　篆書　無年月

中有二年字。而不得其紀年。據中州金石考、言侯官李雲龍藏本。二年上有延光二字。而此銘前十行所載丞薛政等題名。與少室石闕同。則少室亦延光二年之所立也。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余至闕下。又得四行。而李雲龍藏本。較顧氏親見者。每行又多三字。豈葉氏顧氏所得者。並亡其上層。而李所藏者。獨未亡與。亦可疑矣。今余所得本。與葉氏同。

漢裴岑祠記　八分書　永和二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裴岑事不見西域傳。按永建元年。班勇合兵擊西域。呼衍王亡走。得單于從兄斬之。史美其功。今岑誅呼衍王以振國威。殆有過者。而史云。陽嘉以後。朝威稍損。何也。范史自言撰建武後事之異于前史者。爲西域傳。皆班勇所紀。裴岑事在勇後。故不得擊于篇末。而姑以意言之如此。然則史之所闕者正多

也。

漢北海相景君碑 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 文刻金薤琳琅

後漢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下載劇、營陵、平壽、都昌、安邱、淳于、平昌、侯國、朱虛侯國、東安平、高密侯國、昌安侯國、夷安侯國、膠東侯國、卽墨侯國、壯武、下密、觀陽、實十七。而曰十八城者。幷北海而數之也。碑云。據北海相部城十九。按郡國志。樂安國下有益侯國。故屬北海。有壽光故屬北海。碑蓋兼此二城。去北海而數之。故曰部城十九也。碑陰所載故吏。皆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八城之人也。碑又云。黃朱邵父。明府三之。黃霸、朱邑、召信臣已三人。而曰三之者。或兼之之意也。以一人而兼三人。故曰三之也。碑稱景君爲明府。當是漢人稱國相如太守。故魯相造禮器碑亦云。韓明府名勑。字叔節。

景君碑陰 八分書 刻金薤琳琅

碑第三列下有一行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而所載人名無此數也。列名後又有銘辭。雖殘闕。玩其文意。是述三年之後。當離墓側。而致其以義割志之意。然則碑蓋刊于漢安二年之後三年。永嘉本初之際也。故吏行服三年而兼廬其墓者。如此之衆。可謂風俗之厚。則當時行漢文短喪之詔。蓋亦任自爲之。而非一定之制也。

漢武氏石闕銘 八分書 建和元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銘文曾載趙明誠金石錄。而綴數語于後云。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爲吳郡丞。綏宗名梁。仕爲郡從事。宣張名班。皆有碑。洪景伯隸釋、隸續。自數碑外。又有武梁祠堂畫像。今皆不可得見矣。惟畫像近有翻摹。與此本紙墨一色。意此銘亦同時之所摹也。銘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造此闕。當是始公兄弟爲父作闕。然但附開明之子宣張於銘後。而不敍及其父何耶。余意此銘之前。或別有文字。而趙氏洪氏集錄之時。已亡之矣。銘云孝子武始公。重冢嫡也。下云弟綏宗景興開明。蒙始公而言也。詳玩語意。當是爲父作闕。而隸釋武班碑跋云。開明爲其兄立闕者。恐因弟字而誤也。

漢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八分書　建和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鄧隲傳。時遭元二之災。章懷太子賢注。以爲重文。卽元元也。而趙氏引此碑以疑之。謂讀作元元。則不成文理。是矣。然洪景伯據論衡、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以爲元年二年。殆亦非也。論衡之文。下接三年。則所謂元二者。自指元年二年。偶同此二字耳。若此碑所云、永平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下卽接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既不稱何帝之世。又不舉建元之名。使以爲元年二年。當是何王之元年二年也。景伯又謂此碑所云。卽鄧隲出師時。則自永平以至永初中更三帝五建元矣。屬文之體。不應如是。按陳忠傳。亦云自帝卽位。頓遭元二之厄。元二兩字。不見他書。而此書兩見。皆指安帝。又並稱爲災厄。則其來必有所自。而非泛然之言。特古書簡略。不得而詳考耳。竊疑此碑、中遭元二。卽鄧陳傳中所云元二、當是安帝卽位時之一寇事。故不嫌如此用之也。

隸釋王府君閔谷道下缺一字。今按碑是厄字。行丞事西成韓服隸釋作輔服。今亦據碑正之。又按此碑有君德明明世世歎誦等語。其重文皆作小二字在旁。惟元二二字居中大書。其非重文必矣。

叔肖巖曰。元二迄無定解。余意或同之百六。或附之陽九。疑得其近似。賢注自誤耳。考隸釋載孔耽碑。亦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二字不見他書。而屢見於漢之碑版史策。則趙明誠以爲或當時自有此語。亦疑事毋質之意也。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六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碑前列。元嘉三年三月吳雄趙戒奏。魯前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言前相則乙瑛請後即去官也。次列雄戒得請。下魯相如詔書。又次列永興元年六月。魯相平等上司徒司空府。補孔穌如牒。則繼瑛者平。而不得其姓。最後爲讚。蓋讚相乙瑛之請。令鮑疊之爲百石吏舍而始建此議請于瑛者。則孔子十九世孫麟廉也。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實始於此。自此至永壽二年。僅四年。而見于韓勑碑陰。有守廟百石。孔恢聖文。其時孔穌之或遷或卒。未可知也。又十四年至建寧二年。而見于史晨後碑。有守廟百石孔讚。

東漢二名絕少。而此碑有麟廉。不應雄戒瑛疊平憲覽穌等皆名。而麟廉獨字當是名也。

漢益州刺史字孟初神祠碑　八分書　永興二年六月

其首題云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下闕字孟初神祠之碑。而不得其姓名。孟初官至益州刺史。而以故宛令先之者。必宛人思其德。建祠立碑。以報之也。碑甚殘闕。而其字存者特精彩煥然。

漢孔謙碣　八分書　永興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碣云。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是宙之子。融之兄也。建寧二年。張儉以鈎黨亡命。融年十六。今碣云謙卒于永興二年。自此至建寧二年正十六年。蓋謙之卒。融始生也。

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八分書　永壽二年九年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隸釋于士字下注云士字。余謂仁亦當爲人字。唐契苾明碑。書人爲仁。又書仁爲人。其反覆以證二字之相通。雖鬬好奇之過。然故有本也。元嘉三年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曰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元嘉三年卽永興元年也。至永壽二年。前後凡四年。而韓君造立禮器。蓋本有而增造之耳。又所造禮器內有壺字。趙氏以爲壹。壹旣非器。而郙氏竟改爲壺。亦不知何據。

左春谷曰。古士土字通用。楊君石門頌。庶士悅雍。士亦作土。呂覽任地后稷曰。子能使吾土靖而咊洽。土乎。高誘注土當爲土。又人仁字亦通用。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呂氏從古本作人。論語。井有仁焉。劉氏謂仁當作人。又古之賢人。古本亦作賢仁。

韓勑碑陰　八分書　刻金薤琳琅

金薤琳琅所載碑陰。較隸釋多數十人。今余所得。其人數同於郙氏。而前後之次不同。以係剪裁本。不

敢據以相證。然自韓明府名勅以下八人。與前碑紙墨一色。疑此八人本不在陰。洪氏附之前碑之末。是也。其自曲成侯王畺以下。紙墨另爲一色。字亦稍小。乃此碑之陰耳。碑中兩見其人處士字。處士上增其人二字。不知其故。亦他碑之所未見。

漢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僅存上段。其下段每行十一字。皆闕。而其中有曰。弟述其兄。銘辭中、又有頤親誨弟。又有奉我元兄之言。則此鄭固弟之所作也。今證以隸釋、金薤琳琅所錄全文。有琦瑤延以爲至德不紀則鐘鼎奚銘之語。是琦瑤延者。固之弟也。顧亭林、朱竹垞舉碑中逡遁二字。旁徵博引。輾轉相訓。其寔二字並無深義。祇當如洪氏讀作本字爲是。

漢倉頡廟碑兩側　八分書　延熹五年正月

漢御縣倉頡廟有碑并陰。余未之見也。所得者此兩側而已。其一側云。御令朔方臨戎孫羨（下闕）從事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詞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之末生。（闕一字。）出錢千（闕二字。）者。下行自紀姓名。御守丞臨晉張疇字元德。五百。守左尉萬年長沙（闕一字）君平。五百。（以上上層。）下分三列題名。御縣三老上官鳳季方。三百。御鄉三老時勤伯秋。三百。御主記掾楊綬子長。三百。御門下功曹裴嵩伯安。三百。御門下游徼許愔功上。三百。御門下賊曹（下闕以上上列。）功曹（下闕。）錄事史楊禽孟布。三百。集曹掾馬準子孝。

三百。倉曹掾任就子闕二百。故功曹郭闕四百。又闕一行以字。百。上中列。軍假司馬御下闕從掾位御。下闕從掾位御張。下闕故文學掾御李下闕故文學掾下闕以上下列。其一側亦分三列題名。議曹史蓮勺楊闕一字三千。功曹書佐頻楊成闕一字。千。騎吏蓮勺任恭六百。騎吏高陵闕二字。六百。騎吏臨晉闕一字。珠六百。騎吏高陵張順六百。以上上列。高陵左鄉有下闕萬年左鄉有秩游闕一字。千。下闕萬年闕一字。鄉有秩畢闕一字。千五百。蓮勺左鄉有秩杜衡千五百。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以上中列。侯夏陽下闕夏陽侯長馬琪下闕粟邑侯長何惲。下闕又一行尚有候字餘並闕。以上下列。余未刻此于文鈔續鈔。故詳載于此。按記。遷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云云。似廟與碑皆前衙令劉某所立。而此兩側。則孫羨到官後之所記也。唐人稱縣令爲明府。而漢人則稱太守爲明府。如孫寶、劉寵諸傳可證。今此記云劉明府。不知當時以此爲通稱與。或劉某以爲郡而去也。景君、韓勅二碑、皆稱明府相與郡守一也。

又按集古錄載此碑。尚有池陽集水有秩祋栩候長等語。而余所得已闕。然其字畫頗佳。歐公以爲未精何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八分書　延熹七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琅

孔宙碑陰　刻金薤琳琅

額有門生故吏名五字。按前碑云。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採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是此陰所載。皆立石刊銘之人。而獨不載率錢之數。於漢碑諸陰中。最爲得體。碑中有門生。又有弟子。隸釋從集

古錄。謂親受業者爲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若然。則門生乃弟子之弟子。不應列門生于前而列弟子于後。想所謂門生者。亦如今日之生員國學見學博士知縣例稱門生。而弟子者則親授業者也。故此碑弟子尚列于故吏故民之後。示親也。

按歐公所得。當是剪裁本。故其跋序弟子于前。而敍門生于後。因爲此論。隸釋、金薤琳琅。皆刊此陰于碑後。其次序不誤。而亦從歐說。不敢異議何也。左春谷曰。賈逵傳。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元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以此二傳證之。則歐陽公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二語。自無可議。而日知錄又云。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後漢書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其論則歐公所未及。然則門生自有此兩種人。而此陰門生在前。弟子在後。故當如跋所說。

漢西嶽華山廟碑　八分書　延熹八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翁覃溪先生所摹本也。自跋。先得王無異本鈎摹。後又得金壽門雙鈎本補入。以成全璧。其原石所闕十一字。則吳江陸蕙墟臨本以意補之者也。跋又云。雍正元年。如皐姜任修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余嘗見揚州人家有一本。或卽姜所摹與。然字絕與此不類。此本拘謹。而彼本極放縱。

漢衞尉卿衞方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九月　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曰肇先蓋堯之苗本姓闕二字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所闕二字當是伊耆或伊祈宋鄧名世姓氏辨證衡字下引風俗通云伊尹爲阿衡因以爲氏元和姓纂伊字下云帝堯伊祈氏之允裔孫伊尹相湯並同此碑所說銘辭中有何規履矩之句何卽荷字

漢郭有道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正月

後人重刻本非翻摹本也極不足觀按趙子函石墨鐫華云舊石爲一秀才盜去縣令別刻一石以應求者其後又泐而王正己再刻之此或卽正己所刻耶然云一秀才盜去則原石故在會當應時而出特不知遙遙者何以慰好古之心也

漢魯相史晨請出王家穀祀孔子奏銘　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月　文刻金薤琳琅

史晨奏上尚書而有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一行蓋漢制如此後漢百官志帝初卽位輒置太傅薨輒省劉昭注案靈帝之初以陳蕃爲太傅蕃誅以胡廣代殆不止一人也不知薨輒省者常制也其以罪而廢則復置故馮石以黨權貴免而桓焉爲太傅陳蕃以謀宦官誅而胡廣爲太傅則此之覶然太傅者胡廣也世或以此碑引用讖諱爲史晨病然漢自光武以來崇尚此學雖康成大儒尚不能免而豈以此損晨之賢哉

漢魯相史晨孔廟後碑　八分書　文刻金薤琳琅

此碑蓋雜記史晨之功。云刊石勒銘幷列本奏者。指前碑而言也。碑分六節。史晨外。亦敍長史李謙等廟中觀禮之盛。部史仇靖縣吏劉耽之績。皆歸功于晨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太傅胡公者。胡廣也。廣以建寧元年九月爲太傅。而承爲廣所辟。度其除淳于長到官。未及年而已卒也。而碑云百姓號咷。若喪考妣。果以何道而能致此。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所謂朝中惟靜。卽尹宙碑立朝正色之朝。皆指郡朝而言也。李翕爲武都太守。治西狹郡閣天井三地之險。以通行旅。可謂有惠政於民矣。余按後漢書皇甫規傳。有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爲規所奏而免。以時考之。疑是一人。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李翕之前忍而後惠。未始非皇甫威明之所激而成也。

漢博陵太守孔羡碑　八分書　建寧四年七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文刻金薤琳琅

碑僅存數十字。其可辨者。諱羡。字元上。而已。羡之名字。見于史晨後碑。曰河東太守孔羡元上。又見於韓勅碑陰。曰尚書侍郎魯孔羡元上。今據隸釋及金薤琳琅所錄全文考之。羡自尚書侍郎。拜治書御史。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碑不云河東。而云博陵者。故吏崔烈王沛等乃刊斯石。蓋皆博陵人。而立碑於博陵也。崔下闕一字。據隸釋金薤琳琅所載碑陰爲崔烈。余未得見之。

漢李翕郙閣頌　仇靖撰　仇紼八分書　建寧五年　文刻金石文鈔

隸釋載此碑後別有數行記年月及書撰人姓名而余所得本無有漢碑載書撰人者絕少此其僅見者也第隸釋所載從吏位下闕四字漢德爲此頌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子長書此頌並闕其名余按歐陽棐集古錄目記此碑云右不載撰人名氏漢仇紼隸書則書此頌者當是仇紼字子長也不知漢德爲此頌一行叔弼何以不見豈歐本偶以剪裁失之故竟以爲不載撰人名氏而遂逸其名與余又按李翕天井碑有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則爲此頌者仇靖字漢德也

漢李翕五瑞圖　八分書　無年月

五瑞者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理、甘露降旁有承露人皆圖其像以八分書其左右又一行云君昔在罷池修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書甚精妙可觀而五瑞但舉其二何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八分書　熹平元年　文刻金薤琳琅

金石錄謂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而誤峻爲恭又云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則水經注所引自是魯恭石室畫像非謂卽峻此碑也趙氏自誤耳碑云息叡不才弱冠而孤又云刊石紀哀是峻之子名叡而此碑之文與銘卽叡所自作又云樂於陵灌園之契今按碑峻自頓邱令遷九江太守以至拜屯騎校尉前後在官海者數十年然後以病遜位卒之後門人以其事君臨民而謚之爲忠惠父然則何所取譬于於陵而爲此語也

魯峻碑陰　刻二　薩琳琅

按前碑云門人汝南干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都夏侯宏等三百廿人今考碑陰所載無誠屯、夏侯宏二人初恐余本以剪裁失之乃金薩琳琅亦同余本則其亡久矣又隸續別載魯峻碑陰乃范式之碑陰洪氏以人數行列臆度之而繫之魯峻耳

漢司隸校尉楊淮碑　八分書　熹平二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稱淮從弟彌以伯母憂去官漢世遵孝文之令鮮循三年之喪此陳忠、荀爽之所以力爭而賢人君子矯時嫉俗至於朞功之親與所舉之吏往往爲行服去官如傅燮、陳仲弓之徒類多過厚之行其載于碑者則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弼以伯母憂去是也然此亦可以見漢世法網之疏故士大夫得以自行其意如此隸釋、御史中丞下闕一字今按碑是三字州里失覆大字誤作去字今亦按碑正之

漢聞熹長韓仁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十一月

余所得本甚殘闕而碑額篆書漢循吏故聞熹長韓仁碑十字獨完碑題額直書其名而名竟賴以存古人之質樸而有深意存焉可思也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六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爲歐趙所未錄而無一字殘闕眞可異也顧亭林云豫字磨滅以其額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州也今按碑完好並無豫字亦無本州字金石文字記曾全錄其文不知何以言之第宙歷仕未嘗出郡

而碑云州辟從事。不言他州。則爲豫州無疑耳。漢世時猶近古。雖州郡官舍或謂之朝。循吏傳。劉寵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匠。山陰有五六老叟齎百錢送寵。寵勞之。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今宙爲州從事。而云立朝五色。又曰綱紀本朝。其語亦猶此也。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和四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琅

乾隆癸卯。余遇溧水楊聿脩名崇德。于金陵出此碑見贈。有元單禧釋文。以洪氏隸釋較之。雖相去數百年。而漫漶不過十餘字。蓋以地僻拓者少。故得完也。余友懷寧鄧石如嘗得舊本。臨之數十過。一日忽遇余曰。碑中外覽百家。衆儁挈聖。洪氏衆下闕一字。而單禧以爲儁。洪氏以挈聖爲契聖。而單禧以爲精審有據。彼不過因史晨碑有考經援神挈之文。挈爲當契。然豈可以彼例此。近因日摹此碑而深思之。衆下非儁字。乃是傳字。挈下亦非聖字。乃是要字。蓋衆傳挈要。挈自當讀如本字也。余深嘆其言之有理。大抵好古家喜據金石以證事。其無足證者。往往取碑一二異文。輾轉相訓。以矜小學之博。而不知已失其本意也。非石如用功之精而一覽即過。鮮有能知此者。

漢白石神君碑　八分書　光和六年　文刻金石文鈔

按碑。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靈山、無極、白石、皆得法食。其一不知何名。山亦有幸不幸哉。碑後有燕元璽三年題字一行。書惡而語尤怪。不足論也。

漢郃陽令曹全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後漢書西域傳。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護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陀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槓中城四十餘日。引去。按元帝始置戊巳二校尉。後屢罷屢復。范史傳論所謂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者是也。此謂戊巳司馬曹寬。一人不能兼二職。其非是明矣。碑稱全爲戊部司馬。定不誣。則戊司馬者曹全也。巳司馬者曹寬也。范史於戊字下遺失司馬曹全四字耳。若必欲紐合全寬爲一人。則鑿矣。

曹全碑陰　八分書　文刻金石文鈔

陰分五層。其二層三層四層中。有一字一行、兩字一行者。當是蒙前一人之姓。本行但載其名或字耳。

漢蕩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都氏此碑頗有誤釋。今重刻其書者已改正矣。碑云。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按禮記月令。始雨水。鄭註云漢初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疏云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今此碑言二月震節。則其時已變矣。又云。賃師孫與刊石立表。孫與當是石工之名。武氏石闕銘亦云。使石工孟季季弟卯造此闕。孫宗作師子。此後世記某某鐫刻之祖。然漢世不記書撰人姓名。而記及此何也。

張遷碑陰　八分書　文刻金石文鈔

碑陰列名者四十一人。內不率錢者四人。而自范巨、范成、韋宣之外。其三十八人皆二名。昔歐陽永叔

跋楊震碑陰以爲後漢見于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疑其所書皆是字耳今按此碑所書亦當爲字第不知范巨范或韋宣又何以書名也攷范史亦有二名或者謂蔚宗好錯舉名字然其中有明白而無疑者如鄭康成之孫名之曰小同而蘇不韋字公先成翊世字季明謝夷吾字堯卿馬日磾字翁叔是也然則謂史傳無二名者亦非也

漢仙人唐公房記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水經註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升仙之日壔知行未還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因號壔鄉故水亦名焉今按此碑云眞人者與期聳谷口山上聳卽壔字則是此地本名聳非因其壔居之而得名也故碑後稱壔鄉之異亦祇曰澤流百世德盛故鄉而不序壔事水經之言非矣夫世之所以稱神仙者以其能絕去七情超然物表而無流俗之所戀也使學仙者果能捐妻子絕嗜欲泊然無與以仰希解脫變形之事雖其事不成其言不效而其勇往精進之意卽吾儒且畏之矣今一切不必而但乞靈于藥曰其師能以藥仙公房又能以藥仙其妻子而又能以藥仙其妻子之所戀屋柱牛馬六畜于是天下之便莫便于此而天下之樂眞莫樂於此矣噫亦可笑矣

隸釋載碑云百穀收入天下莫知斯德祐之效也今按碑無知字蓋以天下莫斯斷句

漢季度石闕銘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後漢書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堂谿典字季度爲西鄂長其字與官皆與銘同則此似爲典銘然續

考之傳記。証以銘辭。而知此不得爲堂谿典銘也。何也。趙明誠金石錄。載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云。中郎將堂谿典伯幷。則典自字伯幷。不爲季度。世人容有二字。然伯仲叔季。乃人之行。既爲伯必不得爲季。一也。東觀記。熹平五年。使中郎將堂谿典祈雨嵩高。與明誠所載銘辭。官同事同。惟銘作四年爲小異。蔡邕傳亦云。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五經。則典曾官中郎將。不得獨云西鄂長。二也。延篤傳。少從堂谿典受左氏傳。後從馬融受業。計典能教授。年當及壯。而馬融之死。在延熹九年。其年黨事起。篤坐禁錮。自是又二十年。爲光和二年。而石經告成。典得列名其後。典于是時雖最少。當已六十餘矣。不得如此銘所云之早終。三也。今按此銘首云。典大君而諱字下闕。則此人自姓典、亡其名。而字季度。非堂谿典明矣。然則堂谿典既字伯幷。而先賢行狀何以云典字季度爲西鄂長也。竊疑著先賢行狀者。亦知典有石闕在嵩高。而此銘適出其地。又首有典字。遂不之察。而誤以爲典銘。章懷不知。又引以註史。訛以傳訛。謬乃甚爾。非得此銘與趙氏之所載。又何以辨其疑惑哉。

漢孔褒碑　八分書　闕年月

碑存字不過數十。其首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其中又有後會事覺及臨難各爭等字。當是指張儉亡命而一門爭自引罪事也。但不知此碑古今著錄家何以不錄。

漢殘字

一中有允字子游字。俗謂之子游碑。又有永初字。

一首有正直字俗謂之正直碑中有大圓孔

一中有大兄元孫早終字俗謂之元孫碑又有二子名重字按元孫當是其兄之名

一中有春秋博覽等字又有國之裔兮等字俗謂之劉君碑

一不知何碑陰中有民故武都故功曹司隸故功曹司空掾故功曹太尉掾等字按云民故武都當是武都之民爲其郡守所立碑

一存十三字

一數紙存七字四字不等以上共爲一册昔人謂漢碑不全者字尤佳信然

漢武梁祠堂畫像　八分書　無年月

翻刻也僅十四幅黃帝顓頊神農祝誦帝佶帝堯帝舜夏禹伏戲夏桀曾子閔子騫老萊子丁蘭以隸續所刻畫像較之大略相似其每幅所載事蹟亦與隸釋同而隸續畫像但書名不知洪氏因已載之隸釋故略之與或翻刻隸續者不能精也其次序大異則疑翻刻此碑者任意顛倒之宣城張季和炯自言其家有舊搨此像即竹垞所跋本余到府必往請觀並值其外出遂不得見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榮即開明之子宣張之弟石闕銘云宣張年二十五曹府君察舉孝廉此碑云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不書其年與卒葬之年而但書其入仕之年何也

撫漢鳳圖　下有宋熊克贊　刻金石文鈔

按鎮江府志乾道壬辰潤州教官熊克閱漢碑取麟鳳圖于學宮其後陳德一易之以石嘉熙中劉卿月補刊龜龍龜龍久廢惟麟鳳存余族兄偉堂名帥爲鎮江府訓導乾隆丙午春往從之游首詢及此則士人無能知其事者學基環日精山下國初時經海寇兵火房屋盡圮多荒圃偶於壞籬深溝之側見一欹碑揩拭視之則鳳圖也走告於兄爲出而樹之學署按隸續載有麟圖洪氏所謂漢撫二瑞惟此最爲奇偉又云鳳藏書庋中尋之未至今此圖與隸續所載規制如一洪氏無鳳而有麟余不得見麟而獲鳳千載作合可謂奇哉

撫漢麟圖　下有宋熊克贊　刻金石文鈔

此爲余兄偉堂之所補刊其圖取之洪氏隸續其贊取之鎮江府志而其隸則宣州梅石居之所書也石居既書原贊又大書其後云乾隆丙午趙紹祖既得鳳圖碑因倣古復其麟圖梅鏐書贊教官趙帥立石戊申之秋鐫成偉堂作麟圖歌刊于圖之右方拓數本以見寄因爲和之而書其上

孔子見老子畫像

按隸續有孔子見老子畫像像雖未錄而載其題云孔子也孔子車老子今此像題曰孔子老子弟子則非隸釋本可知畫分三層其上一層孔子老子相對弟子一人捧束帛隨孔子後中一層有二人分左右中有一器無標題不知是欹器否也下一層有三人二人居中爲指點撫摩之狀一人在左上下

左右似皆爲禮器。亦無標題。

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相國臣歆者。華歆也。太尉臣詡者。賈詡也。御史大夫臣朗者。王朗也。大理臣繇者。鍾繇也。其所書官。皆漢官也。其所稱臣。臣於魏也。其他武夫謀臣夏侯曹氏之族不必論也。余碑有闕。取隸釋足之也。隸釋亦有闕。取魏志足之也。碑文與魏志尙多小不同。而皆不復論者。仍隸釋之舊也。碑鍾繇書。或謂梁鵠書。亦不可知也。

魏受禪表　八分書　黃初元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後世禪讓之禍。自魏肇之。每進而加厲矣。卽以魏晉論。華歆之奉璽。何如賈充激成濟而抽戈也。山陽以壽終。禪國至晉漢魏之際。不猶愈於後乎。

魏封宗聖侯孔羨修孔子廟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當作二年

按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云云。與此碑所載同。而碑首云黃初元年者。述魏受命之始。文勢固當然也。此去永壽建寧數十年耳。而其文較之韓勅史晨簡質華靡不同。至是文章與世運爲升降信矣。

魏立漢膠東令王君廟門碑　八分書　無年月

碑久佚。乾隆乙未。濟寧人李東琪得之土中。僅存數十字。據隸續所載。碑額爲漢故膠東令王君之廟門十字。而其文有黃初五字。又有魏后爲天所授語。則此碑不得爲漢。而膠東令則漢官也。

魏立漢廬江太守范式碑　八分書　青龍三年正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久亡。近復出土而殘闕甚矣。以隸釋、金薤琳琅所刊全文觀之。有青龍三年正月之文。則碑立於魏世。然金石錄竟標目爲魏范式碑。恐亦式地下所不受也。按後漢書獨行傳。式一名汜。而碑有云。暨子汜孫。而允嗣圖繼。是式之子名汜。孫而式不應一名汜。范史誤也。

叔肖晨曰。據碑。式子名汜。孫而決范史之誤。是也。予嘗讀容齋隨筆。有云。元魏安同父名屈。其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襄陽隋處士羅君墓誌有曰。君諱靖。字禮祖。養父靖。父子同名。此皆質而近于野者。古人亦時有之。未可以常理論也。

范式碑陰　八分書

碑既立于魏世。則所書者皆魏人爾。碑後有乾隆己酉三月錢塘黃小松跋。敘李鐵橋獲碑重立事。而不載鐵橋名。又前碑額下文上有鐵橋自記名。東下一字已闕。碑入土久。石易泐而刻字過小。故未幾而遂漫漶至此。（獲膠東令碑者爲李東琪。疑卽此人。）

魏東武侯王基碑　八分書　景元二年四月

按三國魏志。基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碑云。辟大將軍府。出爲安平安豐太守。志言遷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而碑作揚武。皆當以碑爲是。其餘所載。與志略同。然大約碑更簡于志也。碑僅半截。八分書放縱無法。似北齊乾明諸碑。無復漢魏雅意。恐是後人之所

立也。

吳禪國山碑　篆書　天璽元年　文刻金石文鈔

右禪國山碑。余所得者甚殘闕。此姑就通志所載錄之。亦不知其有謬誤否也。按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今碑無朝處名。而有丞相沈以下十餘人。碑雖立于天璽。而所受玉璽文寔在天册。故碑云。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改元。郊天祭地。紀號元璽。用彰明命也。諸臣不足責爾。薛瑩、華覈。爲吳名臣。而文乃靡靡如此。正如乞兒好作富貴語。眞堪一噱。按通志所載。大司徒燮下有大司空翰。翰疑爲朝之誤。然吳志言兼司徒。而文言大司空。其官名又不同也。惜不得舊拓一證之。

吳天發神讖碑　篆書　天璽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石三段。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宣州梅石居既綴三段。連貫其辭。懼有謬誤。復與懷寧鄧石如覈余同往。摩娑其下。考訂偏旁點畫。然後剳其釋文。與石如各爲跋。以附其後。余惟石居愛古好博。有功金石。乃就所綴讀之。竊謂上天帝言以下。天發神讖以上。必當時符瑞之言。卽碑所謂得五十七字者。其字數不合。以本有空白跳行之書。今更殘闕不可知耳。至天璽元年七月己酉朔以下。則諸臣考訂讖文刊石頌功之事也。祥符周雪客舊有釋文。朱竹垞爲之序。亦未之見也。今依梅氏所釋裝界之。而書其後。

嘉慶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江寧學宮火．碑燼焉．其尊經閣上所藏廿一史．玉海．江南通志諸板．掃蕩無遺．而碑尤深爲可惜．自今拓本傳于世者．有日減無日增．同志君子．幸寶護之．

古墨齋金石跋卷二

晉立太公呂望表　盧无忌撰　八分書　太康十年三月　文刻金石續鈔

右晉立太公呂望表。盧无忌撰。表後有銘。八分書猶有漢意。余輯金石文鈔時。取魏所立太公碑刻之。固疑穆子容撰文。而尚氏錄盧表於前。不知僅刻其前半。而尚有其辭曰以下銘辭如許也。余友崔雪堂繡官河南歸。拓以見贈。余喜而亟校之。得竹策之書、魏碑作竹簌。發其潛書、書之所出。魏碑書作盡。皆大傷義理。其他尚多闕文異字。而此碑中斷。其闕者亦藉魏碑補之。則亦有功于此碑也。

晉孝侯周處碑　陸機撰　王羲之正書　大興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文託之內史書託之右軍。其最謬者。孝侯以永平七年戰沒。而碑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爰捐館舍。陸士衡以大安二年爲司馬顒所害。而文中有建武元年太興二年之文。顧亭林、朱竹垞辨之詳矣。第竹垞因唐元和六年陳從諫重樹此碑。疑文字皆此君僞託。而亭林謂不讀史者之所僞爲。不知碑後數行。明載書碑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構造勾當造廟廿一代孫故湖州司士息瑰副元惜宗錄同晁宗典士琳惟良與諸宗子同共構造。篆額平原華明素篆額。之人。二先生偶未之見耳。第碑既自書其名矣。而前又何以託之內史右軍。且文中有來吳事。余厥弟之言。與史處師事陸雲相合。則眞若出於士衡之口者。竊意士衡本有是碑。至從諫重樹時。已漫漶殘闕。而周氏子孫無識。零星補綴。不無增添。而未敢沒其舊名。故載之于前。而又列名于後。如此不然。其文頗依史事

纂輯。亦非目不知書者比。而何以謬妄乃爾也。今按此碑。顛倒錯亂非一。如敍孝侯在吳時事。而曰朝廷諠寧不應空白而空白。忠烈果毅一段。不應在譖言之下。梯山架壑一段。不應在接戰之下。處母年老一段。不應在建武追贈之下。知其以失次之文而妄爲聯屬。任意增加爾。若有心僞作。則必不至是矣。碑正書。亦遒健可喜。而另有一碑。易作行書。略倣聖教。其間書字稍有異同。因論此碑而附記之。

晉蘭亭序　王羲之撰幷行書　永和九年三月

一國子監本。

一潁上本。與黃庭同一石。今存數十字。而此本特完好。

一東陽本。後有正統丙辰兩淮運使何士英跋。又有修撰張元忭序。

一上黨本。

一不知何本。自第十行直裂至下。卽從十一行樂也字下橫裂至末一行於斯文斯字之首。余友宣州梅石居繡水盛春谷並珍賞之。以上五本聯爲一册。其他尚有數種不入選。

蘭亭自定武不可多見。人多以意言之。其實無佳本也。何士英得一石於維揚石塔寺後井中。以爲眞定武本也。然尚不及潁上。以余論之。監本謹嚴。潁上流逸。二者或頗得古人遺意。東陽抑其次也。

晉小楷黃庭經　王羲之書　永和十二年五月

一潁上本。與蘭亭同一石。今存數十字。而此本特完好可愛。

一潭帖本。深穩過於潁上。過華蓋下清且凉句下。多入清冷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動見精三句。

一不知何帖本。稍肥。而神足意旺。亦過于潁上。或是潭絳諸帖中舊榻。惜脫去七行不全。以上三種。裝爲一册。本金陵龔鹿樵家物。後有錢竹汀跋。

晉小楷佛遺教經　王羲之書　永和十二年六月

石今在吾涇縣民家。後有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陰王羲之書字。又後附書法三昧一段。亦有永和四年十月十三日王羲之書字。又後有文定公家藏字。上有文定公印。又瑞文圖書下有敵國之寶字。又下有御府之印。又下有懷充僧權字。石理粗而刻工惡。不足爲美觀。以未見有單行本存之。

晉小楷孝女曹娥碑　漢度尚撰　無書人姓名　升平二年八月

文後書蔡雍觀碑事。又一行云。晁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當是右軍書也。又後有元和十年十月二日觀。馮審字退思題字。又後有會昌六年三月廿八日翰林學士闕章字。似琮。將仕郎李闕隱同觀字。又後有癸酉歲九月十八日字下有滿窻懷充僧權題名。又後有闕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楊漢公記字。末兩行云。昇元二年正月九日瑯琊王氏摸勒上石。榻本似數百年前物。每一展觀。古香滿室。意此果爲昇元帖中之一紙。尚在淳化閣帖之前。故精妙若此。家藏翠墨。以此爲冠。

晉小楷道德經　王羲之書　無年月

後有褚遂良跋云右道德經乃晉王羲之遺山陰劉道士書道士以鵝羣獻右軍者是也歷宋齊梁陳四朝今入秘府遂良備員內省因得廁觀敬記其後貞觀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諫議大夫知起居注褚遂良書按遂良曾錄晉右軍王羲之書目首正書部五卷無道德經其第二黃庭經下注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遂良既以黃庭爲與道士豈復以此書爲遺道士也且云備員廁觀謹記其後而何得不收之正書部內也余觀此書雖結搆勻稱易入俗目而肥而少骨稍帶俗韻殆非眞蹟書與跋皆唐宋後好事者爲之耳

晉羲獻雜帖　行草書

右晉羲獻雜帖十八紙圓勁秀逸無美不備眞宋搨也但潭絳諸帖今俱不存不知其當何本乾隆丙午遇旌德呂斗三於白門出以見示斗三好奕自矜因戲以黃庭數種相當睹而得之三日後斗三過寓見而有不忍之色余笑而書其後以還之斗三名樾善書

晉小楷洛神十三行　王獻之書

一元宴齋本前有吳門管一虬摹石字後有寶歷元年柳公權記又有天祐元年蔡綖題祥符八年周越記

一玉版本前有晉中瞗令王獻之書字後有瞗和字

一不知何本其肥重似元宴齋而較生動以上三種彙爲一册其他尙有數種不入選

苻秦鄭宏道修鄧艾祠記　八分書　建元三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鄭宏道等修鄧太尉祠記。但自敍其所歷官。而修祠秖以數語了之。較之言不能文而剌剌不休者。可謂直捷爽快矣。碑八分書。前半頗有法度。後半自軍參事題名以下。極醜惡。似出兩人所書。以苻秦碑刻甚少。而此又稍完。故錄之。

余刻金石文鈔時。此碑闕數字。後見偃師武授堂億金石文字續跋。作鄭能遠字宏道。給兵三百。下作又屠刀百五十人。上郡夫下有施字。支胡衆特下有胥字。凡余所闕者多具焉。而授堂乃曰碑磨蝕字跡不屬者。何也。蓋余之所得。授堂又多闕耳。故論金石者。各就所見言之。不爲無益。

苻秦諱產碑　正書　建元四年十月

碑極殘闕。其可識者。有曰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戊辰十月一日。有曰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有曰扶風太守遷壽臣侯之胤子諱產而不得其姓。其後又有曰躬臨南界與馮翊護軍苟輔參分所埋。今所傳十六國春秋。既非眞本。而遍檢羣書。秦臣無名產者。遂無以證明之。

產碑陰　正書

碑陰所載姓名。尙多可識。而皆無顯人。書極醜惡。特以苻秦碑刻甚少而收之爾。

梁瘞鶴銘　正書　天監十三年　文刻金石文鈔

銘今存八十五字。以全文較之。不能半也。此銘以後爲前。而古今著錄家咸未言及。何耶。銘舊在焦山

之下。非潮落不能見。故搨之甚難。近自陳滄洲鑿取置之寺前。流傳較廣矣。丙午之春。余留焦山三日。親至碑下摩娑久之。見其連絡數石。零星補綴而覆以亭。因嘆好古之君子。每爲古物之累。而斯恐不得復全其天年。如曇日在水中時也。後數百年。必有憶吾斯言而撫膺而恨者矣。

梁吳平侯蕭景墓碑　正書字皆反書　刻金石文鈔

梁書。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封吳平縣侯。普通四年卒。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此其表墓石也。字皆反書。結體遒勁。祇書銜及謚纔如後世之碑額爾。以南朝古碑絕少。故錄之。

梁始興忠武王蕭憺墓碑　徐勉文　貝義淵正書　無年月

碑殘闕已甚。而余所得。又以裝界失次。不可讀。然以梁書對核之。亦無甚異。惟天監元年四月。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戶。史作三千戶。嘉禾一莖九穗。生于邵洲甘露降于府桐樹。史紀嘉禾而未紀甘露耳。碑在江寧黃城村。不知古今著錄家何以概未之載。

魏中岳嵩高碑　正書　無年月　金石錄有後魏中岳碑。作太安二年十二月。或是此碑。

碑中段全無一字。其年月與撰人名姓。皆不可見。或有以爲寇謙之撰者。今按碑有云會有繼天師寇君名謙。似非謙之所自撰。當是謙之會隱嵩山。立碑以言其靈異。而當時信從如崔浩之徒者爲之也。

魏爲始平公造像記　正書　太和十二年九月

碑方格陽文。殘闕不可讀。有曰父使持節光祿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　闕　又曰遂爲亡父造石

像一區。玩其文意。當是始平公之子爲始平公造像也。金石遺文以爲始平公造像記。誤矣。末有一行云朱儀章。闕元達文字稍小。不知是爲此記者否也。

魏孝文弔比干文　正書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太和十八年事也。而其首云惟皇構遷中之元載者。孝文以是歲遷都于洛。故云元載也。按史、十一月丁丑車駕幸鄴。甲申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爲弔文。樹碑而刊之。卽其事矣。碑多別字。爲識者所嗤。然魏世崇奉釋老。而孝文獨留意經術。致敬先聖。如史所記。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甯。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陽。是也。又改謚宜尼爲文聖尼父。臨魯城親祠孔廟。封崇聖侯。邑一百戶。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惜其文之不傳于今矣。而此幸而存者。卽什襲珍之。亦不爲過。而顧可以其字跡之多別體。欲鄙夷而棄之哉。

魏穆亮造像記　正書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魏邱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橛造像記也。考史。穆亮尙中山長公主。封趙郡王。徙封長樂王。後遷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其文在陳顯達攻陷醴陽之後。文明太后馮氏崩之前。史云穆亮而記云邱穆陵亮者。魏改邱穆陵氏爲穆氏。見氏官志。而猶書其本姓。不忘本也。但亮旣以尙主封王。不應云夫人尉遲。又亮擊走陳顯達事在太和十二年。時猶爲長樂王。而亮爲司空在十三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在十四年。議律令在十五年。然則亮之降爵爲公。當在此數年之中。而記立于太和十九年。其官

衡又不應書司空公長樂王也。然史但云例降爵爲公。文與上下不蒙。竟不知以何事。史之誤與。或已降爵而猶竊其號以自衒與。是皆不可知矣。

又按金石錄跋弔比干文碑陰云。自侍中邱目陵亮以下。同姓者凡三人。字皆作目。而史但云姓穆者。皆有闕誤。今按此記。正作邱穆陵亮。疑當時以穆目聲近通用。非史之誤也。

端木星垣曰。按孝文本紀。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爲王者。皆降爲公。史于穆亮傳。誤書於文明太后崩之前耳。文鈔謂降爵而竊號以自衒。固然。以例降爲不知何事。而疑史之有誤。則疏矣。按星垣之言最是。特書之以誌余過。星垣名煜。江寧人。

魏淨居惠猛墓誌銘　正書　正始二年十二月

魏書有云。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欽、僧獻、道睎、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此惠猛即其人也。嗚呼。佛法之盛。莫極于魏。鑿山爲窟。範金爲像。正光以後。僧尼大衆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而沙門惠始之死送葬者至六千餘人。乃崔浩區區。志存毀滅。可謂不量力矣。然浩毀佛而崇道。其中非有眞見。至於罹罪族滅。自以刊載國史不愼。且李順之誅。不無隱慝。而史氏無識。於浩非毀佛法。歎息痛恨。以爲報應之驗。不可怪與。此惠猛者。一無識沙門耳。而其文有曰。昇帝床。入紫幕。朝英莫之預。惟師獨之。亦可慨矣。

魏馮种育等造像記　正書　正始二年

書極醜惡。字形亦大小不等。其中有馮黑退名。黑退。黑闥聲之近。蓋魏人多以此命名也。

魏石門銘　正書　永平二年正月

銘首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闕]將五百載。其中敍羊祉賈三德共成開鑿之事。起正始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遙遙五百年中。前後兩度開通。而紀年適皆爲永平。亦一奇也。碑又云。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據史。是年閏十二月。梁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是其事矣。

魏司馬紹墓誌銘　正書　永平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其前題云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誌銘。而首云君諱紹。字元興。按魏書。但云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不言其名紹。亦不言其曾官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也。文雖但敍其先世官閥。而元興之事無徵。然其名與所歷官。亦賴此傳矣。又魏書與北史。但言曇之爲司馬孚後。亦不言其爲欽之子也。得此誌而司馬氏自南而北。其家世歷然可見。

魏齊郡王祜造像記　正書　熙平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續鈔

史作齊郡王祐。今按碑作祜字。書祜音郭。視也。史云祐字伯授。於祐祜皆無所取義。北朝書多別體。然祜必不可爲祐也。

魏臨青男崔敬邕墓誌銘　正書　熙平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魏書。敬邕附崔挺傳。其所歷官。碑與史略同。但史載敬邕爲脩和之弟。而不言其爲雙護之子。史言

修和爲挺從祖弟則敬邕亦爲挺從祖弟而挺字雙根碑言敬邕之父雙護疑史於其世次殆有誤也又史謂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大中大夫神龜中卒謚曰恭而碑稱延昌四年爲是官以熙平二年卒加謚曰貞自當以碑爲是

魏兗州刺史賈思伯碑　正書　神龜二年四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額題云魏兗州賈使君之碑雖甚殘闕然君諱思伯字士侔武威姑臧人其文尚可識也按史思伯有傳齊郡益都人碑當舉其族望方魏議建明堂思伯上議學者善之又以崔光薦爲侍講有謂之者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答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惜碑存字數百無由與史一一相證也思伯爲兗州後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歷官最久其卒也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謚文貞碑不當但題爲兗州賈使君而已又碑有庶士荒僅連歲不登及禮義用興之言似爲思伯在兗政績此史之所無其或者爲兗人頌德之辭立之生前者與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正書　正光三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涼州刺史瑒之十世孫八世祖軌七世祖素是軌之祖名瑒而今本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祖烈與此不同又軌子有實茂而不及素皆賴此碑以傳者也顧亭林云其陰書陽原縣義士州主簿王人生造頌今按陽原爲陽平王人生爲王盆生卽在碑後非陰也

魏敬顯儁修禪靜寺碑　正書　興和二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搨本首三行爲鼠所嚙。故碑題與姓氏俱闕。然碑有曰。公泰平人。田敬仲之後。又云。大丞相渤海王委以經謀。又云。封永安侯。拜度支尚書。遷都官尚書。以北齊書北史參考之。知其人爲敬顯儁也。按二史皆云。敬顯儁字孝英。碑則闕其名。而字顯儁。又名祇一字。與史不同。而碑敍顯儁所歷官。爲汾州刺史。轉晉州刺史。拜儀同三司。又驃騎大將軍、潁州刺史、大都督、史皆不書。何耶。豈以顯儁仕齊而此皆爲魏官。故略之耶。碑多異文。而結體險勁。行筆峭拔。寔爲歐陽蘭臺之所自出。在諸魏碑中。尤卓卓者。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正書　興和三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謂仲璇撰文幷書者。非也。考碑文始末。半頌仲璇之功。使出自己手。必不爲此。大約其門下士所爲爾。方魏崇尚佛老。而仲璇又當喪亂之餘。奸權擅柄。國步維艱。乃能舉措從容。不染習尚。修建廟像。爲孔氏之功臣。仲璇亦賢矣哉。其文有曰。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又云。所以雕素十子。奉進儒冠。似夫子本自有像。而十哲則仲璇粧置之也。自佛入中國。始有像教。吾儒祇作主而已。今乃舉西域之法。施于聖人之門。此自不學之過。而特未可以是爲仲璇責也。至書字多別結體怪異。則習俗使然。尤不足爲是碑病爾。

左春谷曰。像設不自後世始也。后稷廟所鑄金人。見于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土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于國策。是塑像、木像、金像。漢以前皆有之。至夫子有畫像。其來已久。如漢文翁石室圖。有孔子及七十二子像。隸釋有孔子見老子畫像。韓勑修孔廟後碑。有改畫聖

像之語而塑像則不知所始。是碑云修建容像。則亦不自仲璇始也。明張璁令天下學宮盡撤塑像。而國朝邵長蘅有復孔聖像議。亦未見其言之非也。

魏武德義橋石像碑　正書　武定七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魏子子建等造橋刊像記也。子建行武德郡事。而率其屬官。不費民財。建橋濟涉。亦留心民事者。其文有曰。鵲起來官。共治民瘼。則爲頌美之辭。而後又有粤余承乏謬厠官方之言。似又爲子建等所自作。何也。武德郡置于天平初。孝靜爲高氏所立。遷都于鄴。詔曰。考龜襲吉。遷宅漳滏。碑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城置武德郡。碑與史合也。

魏安武縣開國伯等造像記　正書　武定七年十二月

記頗殘闕。今略其文曰。前使持節都督夏蔚二州諸軍事。衞將軍、夏蔚二州刺史、當州都督、安武闕縣開國伯、乂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行晉州事、東闕州鎮城安武縣開國侯、張保洛。征西將軍、東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東雍州鎮城永寧子、劉襲。假節督東雍州諸軍事、新除右將軍、東雍州刺史、當州都督、開熹子、薛光熾等。敬造石碑像。四佛四菩薩。藉此微功。仰願先王婁太妃大將軍令公兄弟等云云。魏鼎未遷。諸臣官皆不卑。其但云乂而不姓者。必魏之同姓。乃顯然爲齊造像祈福以求媚焉。魏欲不徙爲齊。其可得哉。蓋不數月而遜國矣。

魏立太公呂望碑　穆子容撰。前半刻晉盧无忌文　正書無姓名　武定八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爲太公裔孫尙氏所建。前半刻晉盧無忌之文。後半爲魏穆子容之文。似子容作文時。尙氏乃取盧撰而幷刻之也。盧表云。發其潛盡盡之所出。盡當爲書。此重刻時傳寫之訛。若穆詞云。一匡九合。懸車束馬。作太公碑乃用齊桓事。眞可笑矣。

北齊孔子廟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

存字不數十。其知爲北齊孔子廟碑者。以額有夫子之碑字。及碑首存乾明元年等字也。

北齊高陽王湜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王爲齊獻武第十一子。史名湜。碑書作潗。按史所記。王不過一無賴子弟耳。碑以駢語文之。全無實事。令人讀之莫喻其人。而其中有曰。不得宮門。莫覩百官之富。入其廊廟。乃見禮樂之美。擬不於倫。一至於此。

北齊感孝頌　申嗣邕撰　梁恭之八分書　武平元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胡長仁爲齊州刺史時。經郭巨之墓。感其孝而命頌之者也。按史、長仁字孝隆。武成皇后之兄。累遷右僕射及尙書令。世宗崩。參預朝政。封隴東王。和士開疾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刺士開。事覺賜死。夫長仁以帷幄之親。預政封王。不可謂不尊。而不能守知足之戒。與士開爭進。倚親驕豪。信佞爲亂。以至于死。其天性凶悖可知。此去死期無幾耳。乃能感古人之孝。而營其邱隴。表其庭宇。可見至德所被。雖凶人不能不格。而性善之說。萬世不可易也。碑後有隸書兩行。較碑字稍小。云居士慧朗侍從。

至能草隸。世人稱朗公書者是也。開府行參軍王思尙侍從。能文有節。不知二人託爲頌者。附其名與。抑後人之所題也。然所謂侍從者。侍從何人。疑當時之所附爾。

北齊造像記　正書　武平五年十月

碑僅上段。行存十二字。首云。大齊武平五年歲次甲午十月。而其中有捨茲如法之寶及畫出滿月之容等語。蓋造像記也。按金石錄有北齊賈羅侯等造像碑。是武平五年十月。意者其卽此歟。

北齊馬天祥等造像記　正書　武平九年二月

碑畫方格如棋局。正書。陽文凸起。用筆與八分相參。古茂可觀。北朝造像諸記。余收之而旋棄者多矣。其上有佛像者。寺僧陳乞。亦卷而與之。不甚惜。而惟此記。喜時時展玩之。

周華岳頌　万紐于瑾撰　趙文淵書　天和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頌文爲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万紐于瑾者。唐瑾也。文淵。唐避高祖諱。史作文深。顧寧人、朱竹垞二先生博採史傳。論二人事蹟詳矣。然文淵此書。亦未脫元魏遺習。而竹垞引史。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而謂非虛譽。寧人引史。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言行於世。而於此碑亦無貶辭。殆好尙之偏也。夫時俗所尙。雖豪傑不能無移。余亦非以此爲文淵責。然魏孝文弔比干、李仲琁修孔廟二碑。既受指摘如彼。而文淵此書。乃蒙獎譽如此。何耶。頌有云。太師大冢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惟旦奭者。晉蕩公護。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諷魏禪周。廢孝

閔酰世宗皆其所爲保定元年有希護旨者曰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於是詔于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蓋周改華州爲同州故護有事於華岳而使瑾爲此頌頌中但稱晉國公而不名也此天和二年事後五年而護誅矣

隋張夫人墓誌銘　正書　開皇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正書遒勁時雜篆隸筆意足以開歐虞之先聲近世甚重王居士磚塔銘對此眞如婢見大人耳

隋晉陽造像頌　正書　開皇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劉瑞等造像于晉陽之重崖而爲此頌也頌後列名有邑師邑主邑正邑主事邑人齋主像主幢主化主經主淸淨主光明主香火主道場主都維那左維那右維那之類大約與北齊少林寺碑其部俚相同也碑祝聖上皇后儲宮晉王隋文帝五子自儲宮外祇及晉王者煬帝時爲幷州牧晉陽其所屬也

碑有書銘人左維那道場主光明主烏丸下闕而不得其名

隋立魏東阿王曹植廟碑　正書　開皇十三年　文刻金石纂鈔

此植十一世孫曹永洛等于北齊皇建二年奉詔復廟至隋而始克樹石以紀成者也碑云蒙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據史事在皇建元年而碑云二年者永洛等于二年始得奉詔也碑

正書體兼篆隸而不爲工文更冗雜當時無學術者之所爲耳植封陳王而碑以東阿所立故仍其舊封謂之東阿王碑

隋陳叔毅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　八分書　大業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稱叔毅字子嚴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而陳書諸王中無傳但言其未及封而已非得此碑不知其入隋曾官曲阜令也又按胡三省注通鑑云唐人稱縣令爲明府今觀此碑云則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是隋時縣令已有此稱

隋左屯衞大將軍姚辨墓誌　虞世基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作大業七年十月然此其贈官賜謚之日非葬日也文刻金薤琳琅

都元敬跋云隋史不爲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辨余按隋高祖本紀開皇十六年以蔡陽縣公姚辨爲靈州總管突厥傳十九年遣大將軍姚辨出河州以擊都藍又煬帝本紀大業三年三月壬子以大將軍姚辨爲左屯衞將軍七年三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衞大將軍姚辨卒辨雖無傳史可謂備書之矣元敬未之考也碑稱三年以母憂去官不言其爲左屯衞將軍然于四年中稱右光祿大夫左屯衞大將軍如故是碑漏也余所得本係翻刻姑據而言之如此

隋淮安公趙芬碑　正書　無年月

碑甚殘闕其知爲芬碑者以碑有云淮安定公繼之矣公諱芬又云開皇五年除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又云以大將軍淮安公歸第多與隋書合也史稱芬父演而碑有十一世祖融字稚長曾祖琰

祖賓育。其家世歷然可見。又有府佐杜寬等語。皆賴以存者也。

李靖上西岳書　行書　無年月

碑無年月。宋紹興時所刻。額云唐相衞國李公上西嶽書眞蹟。而其書法。乃出入于顏魯公爭坐位及祭姪季明文二帖。蓋世傳衞公多奇。而宋人之好事者僞爲之也。附之隋後。亦以厭其心云爾。

古墨齋金石跋卷三

唐秦王告少林寺教　正書　四月卅日　文刻金石續鈔

右刻於裴漼少林寺碑之上。正書而世民二字行草。似太宗自署名也。文云。擒彼兇孽。卽裴漼文中寺僧執世充姪仁則以獻之事。而都元敬跋漼碑。謂與教書不同。又自云親歷碑下。而不載此教何也。文末記月日而不書年。當是武德四年四月耳。

唐宗聖觀記　歐陽詢撰序幷八分書　陳叔達撰銘　武德九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宗聖觀記。歐陽詢撰序幷書。趙子函以爲無書者姓氏誤矣。唐自謂老子之後。故幷尹喜而祠之。此碑所云。宸展輿念。纂胄所先。啓族承家。皋于柱史者也。然碑建於武德九年二月。而新書稱四月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復之。則其時之更張不一。而當時開國諸臣之無定識定力。亦可知也。

唐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撰幷正書　相王旦書額　武德九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武德九年十二月。太宗已卽位。則此碑太宗所立。而世南奉勅撰幷書之者也。其額爲相王旦書者。則時未題額。至武后時。而睿宗始爲書之者也。碑有云。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則是年十月立中山郡王承乾爲皇太子。碑所稱者承乾也。又云。國子祭酒楊師道等。抗表陳奏。請勒貞碑。師道者楊恭仁弟。其曾官國子祭酒。則史所失載也。此碑爲宋王彥超翻刻。不無闕誤。而及金册斯誤句書及爲反

尤謬．又案新書馮審傳云．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篆額．大誤．

唐小楷破邪論序　虞世南撰幷正書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序云．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懲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攷新唐書藝文志．子部有法琳破邪論二卷．注云．琳姓陳氏．太史令傅奕請廢佛法．琳諍之．放死蜀中．案琳既以此論獲罪．世南不應爲之序．卽好尙不同．而世南與奕同爲朝臣．亦不應肆言明詆．然此以臆言之．今案此帖題銜云．太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幷書．攷新舊書職官志．中書舍人乃中書省官．東宮官但有中舍人、太子舍人．而無中書舍人．世南於太宗昇春宮時爲中舍人．故孔子廟堂碑題銜云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幷書也．意此乃一禪和子之所僞爲．而或有疑其書法之妙．非世南不能者．此則不足爲異．隋唐間．僧以書名者衆．卽世南亦自得筆法于智永．而豈謂無他能之者乎．

唐立隋杜國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世子民部尙書上柱國滑國公無逸．以爲邢山之下．孰表祭仲之墳．平陵之東．誰知子孟之墓．誕以誠節著．而方之祭仲霍光．可謂擬不於倫．民部尙書上柱國滑國公者．唐爵也．碑無年月．顧亭林謂不以隋臣而蒙唐號．然豈可幷其子而不著其爲本朝之官耶．

唐豳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敍薛舉僭竊竟不帶敍仁杲似唐破秦隴竟得之薛舉者唐初文章尙縟既汨于誇多鬬靡遂自忘其所以然也碑無書者姓名金石略以爲伯施書都元敬趙子函信之然唐人能書者衆意此爲撰者自書故不復著如顏師古等慈寺碑又一種行筆法而亦無書者姓名也太宗詔爲死兵者立浮屠而奉詔撰文伯施爲首定當自書其碑恨今不得見爾

唐鄭州等慈寺碑　顏師古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今可見者此與昭仁寺碑而已古王者壹戎之後示天下不復用兵發政施仁與民更始則生民固已受無窮之福矣唐太宗以武功定天下既乃留心遠略高麗之役死者巨萬雖區區於此何益然而終不悔者彼其心非不知殺人之不可正恃有此以爲吾立寺薦福足以蓋其愆爾然則浮屠以虛言誑人主使天下受其實禍其爲害可勝道哉今按此碑有曰情均彼我恩洽同異昭仁寺碑亦曰大慈所覃怨賊將義夫齊指是史雖云爲義士勇夫立寺寔歐陽氏所謂自贖殺人之咎者也而或以爲此亦發政施仁之大端不已誣乎

唐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六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魏公奉勅作銘自應得頌揚之體然敷陳壯麗侈言靈應近于諛矣觀其入手卽云皇帝避暑乎九成

之宮。此卽隋之仁壽宮也。落筆悚然。下便從此掃去。更不費力。可謂得頌不忘規之意。非魏公不能也。唐初文尙繁縟。此雖未脫排偶。然清醒峭拔。非開元燕許之所可及。何論王楊盧駱哉。碑爲從叔方齋所藏。宋元間舊搨也。昔沈補蘿鳳令涇時。極賞此碑。以爲今世甚不易得。余每一借觀。雖當極疲憊時。不覺精神之頓爽。

唐南安公張琮碑　于志寧撰　正書闕姓名　貞觀十三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首一行殘闕。又未見碑額。遂不得其姓。但據其文而得其名字。曰君諱琮字文瑾而已。然碑推其先世。有三傑之先。八王之首。及後銘辭中又有七葉輔漢五世相韓之語。則其人之爲張姓無疑矣。按新舊唐書無張琮傳。亦未嘗附見他傳。今據碑辭攷之。蓋以隋臣降唐。授驃騎將軍。改左衞中郎將。從討劉武周。授左三總管事平。除左衞長史。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皆有功。授上柱國。封南安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貞觀十年。授銀青光祿大夫。行睦州刺史。十一年之任。卒于道。謚曰懿。碑又載其祖母李、景皇帝之女。贈信都大長公主。母竇、隋文帝之甥。夫人長孫文德皇后之姊。余家貧不能購求異書。如會要實錄。皆不能得。但就家藏二史及通鑑檢之。絕無所謂張琮其人者。夫以功若彼。以貴若此。以親又若此。而史曾不一載。使其人湮沒而無傳。亦可慨矣。昔歐陽公嘗親見吳廣黑闥碑。而不爲立傳。使附于張長遜秦行師之末。亦安所謂文損于前事增于舊者。然今世尙知有吳黑闥。獨賴歐公一跋。余深懼此碑之有時而廢也。故既就其殘闕者錄之。又不惜反覆數百言以著其事也。碑闕書撰人

姓名而黎陽公于字尙可辨則撰者爲于志寧而正書方整亦不減王行滿王知敬之徒

唐左屯衞將軍姜行本高昌勒石文　正書　貞觀十四年六月

按舊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靈而去又按侯君集傳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平高昌在貞觀十四年八月而此碑記年爲六月是在高昌未平之前行本所勒之碑也碑極漫漶細視之尙多可識今略存其梗概於此恐後人不得見也碑云昔凶奴初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閩越既平馬伏波樹銅柱之迹又曰我大唐德合二儀道高五帝握金鏡以朝万國調玉燭以馭兆民又曰高昌國者乃是兩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麴文泰卽其酋豪也往因國家多難諸雄競馳中原未平邊隅遂隔又曰皇威遠被稽顙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又曰慇彼蒼生申茲弔伐詔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尙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副總管左屯衞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衞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爰整三軍襲行天罰但妨風未殄將軍逞七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闕兆攻之略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奇思縱橫命闕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德敏又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衞晉錫右屯衞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候郎將李海岸前開州刺史時德衡右監門府長王德威等並率銳師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下闕又曰大總

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亘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闕戟闕雲。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以後雖有可識。不能成文矣。按此文與姜行本傳高昌傳多合。但云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奇思縱橫。則亦其幕下士爲之。非行本自作也。

唐龍門山三龕記　岑文本撰　褚遂良正書　貞觀十五年十一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文刻金石文跋

此魏王泰爲長孫文德皇后造像記也。金石文字記補遺。謂龍門山賓陽洞外石崖有刻字。拓之。得二十餘行。首尾不具。因摘其中一二語以證明之。今余所得凡三十一行。其首無闕字。雖殘剝亡。不及十之二三。且其中言魏王爲后造像事甚明。又其尾雖闕。計頌文不過少三四語。正闕其年月及書撰人姓名耳。考集古錄、金石錄。是貞觀十五年岑文本撰。褚遂良書。史稱文本以文名天下。而文殊靡靡。亦唐初風氣則然。獨正書軒昂古雅。當是褚書第一。非所見他碑之可比也。

唐晉祠銘　太宗御製御行書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 此據曝書亭集書之文刻金石文跋

唐因晉祠祈雨。遂起兵而得天下。此銘蓋所以報之也。余本以剪裁失其年月。攷金石錄目。作貞觀二十年七月。然竹垞云五至祠下。故從其集作二十一年七月也。舊唐書太宗本紀。十九年十二月。幸幷州。二十年正月。曲赦幷州。宴從官及起義元從。賜粟帛給復有差。然則是銘當成于二十年。而樹石或於二十一年七月也。書法遒勁。具體於王而勢加闊綽。趙子函以爲出于聖教。誤也。聖教序字成于咸亨。其去此遠矣。

晉祠銘碑陰

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特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尚書護軍臣馬周。

按碑陰載從官七人名。余刻金石文鈔時未之得。故詳載於此。張亮於貞觀二十年三月以謀反誅。而猶載其官與名者。舊書侯君集傳。太宗謂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像且不廢。況其名乎。唐世君臣之恩如此。

唐虞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虞恭公碑殘闕太甚。而其字之間存者。特謹嚴精勁。出皇甫君醴泉銘二碑之上。可愛也。

唐褒公段志元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下段甚漫漶。而貞觀十六年閏月十八日薨。尚可識。趙子函據碑以議史之不合者數事。然功臣承襲刺史。志元授金州。見長孫無忌傳。非削之也。碑諡忠壯。史諡壯肅。或傳寫之訛。宰相世系表仍作忠壯公也。惟表與傳皆言其父名偃師。舊傳亦然。而碑作優師。當以碑爲是。又志元以從討薛舉、劉武周功。封武安郡公。其募征遼年始十四。卒年四十五。是皆史所宜記。碑無年月。金石錄目作貞觀十六年。蓋據其薨年耳。史云十七年正月。圖形凌烟閣。碑亦載之。惟云戡武閣爲異。則非十六年建明矣。

唐梁公房元齡碑　無撰人姓名　褚遂良正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無年月

新書據此碑以爲諱元齡字喬。余所得僅上截。其名字皆不可見。而知爲喬碑者。以封臨淄侯及三子遺則爲朝散大夫令及目前見之之語多與史合而知之也。又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按碑作邘國食邑三千戶。（余得拓本兩紙。皆邘國。字甚明白。）世系表遺則在遺愛前。碑云三子。遺則與傳同。皆史之誤。

左春谷曰。舊書房元齡本傳。房喬字元齡。新書本傳。房元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元齡字喬松。互異。洪景盧謂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册于志寧撰。乃元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已不存。然則碑亦有不同者。豈元齡字喬松。而所謂字喬者。特舉其一字言之。故表云字喬松。而傳又云字喬與。

唐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許敬宗撰　趙模正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無年月

余所得僅上截。其知爲申公塋兆記者。以額存。新舊書皆云父勵。按碑作勸。趙明誠謂與北史合。而史以傳寫誤者是也。石墨鐫華云。碑側有六代孫元裕少逸題字。余未之得。但子函稱史不言二人爲士廉後。疑其譜逸。不知宰相世系表已載之。

唐陽翟侯褚亮碑　八分書　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云。祖蒙與舊唐書同。新書世系表作象。誤也。

唐河間元王孝恭之子碑　正書　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僅存中段。又漫漶殘闕。而存字百餘。特精健可愛。其中有曰。頡利可汗乘間內侮。有曰詔授左屯衞將軍仍令宿衞門。有曰以太妃憂去職。纍棘之痛。若居元王之喪。考唐初宗族王者。惟河間王孝恭諡元。則此爲孝恭之子無疑。而新舊二書。載孝恭子崇義晦。世系表作崇義崇晦。又有崇眞。其官與功。所載俱略。不足以相證明。竟不知爲何人之碑。甚可嘆也。以古今著錄家皆無此碑。而余獨得之。故存其概以俟知者。

唐昭陵六駿碑

颯露紫西第一。紫騮驃前中一箭。平東都時乘。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馨三川。威凌八陣。特勒驃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乘。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八險摧敵。乘危濟難。拳毛騧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劉闍時乘。月精按轡。天駟時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青騅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平竇建德時乘。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白蹄烏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乘。倚天長劍。追風駿足。登轡平隴。回鞍定蜀。什伐赤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平世充建德時乘。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騏足。青旌凱歸。

宋游景叔題云。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爲閻立本之筆。十八學士爲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勅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卽知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爲明矣。歐陽詢書。今不復見。惟仲容

之字仍存。如寫白踦烏贊云。平薛仁果乘。此蓋知唐史誤以果爲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崖徑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倣其石像帶箭之狀。幷丘行恭眞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高庳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爲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據游景叔題。是碑爲景叔所刻。蓋倣石像而圖之。其贊則依殷仲容所題而書之也。景叔言歐陽詢書不可見。今仲容所書又不可見。則此亦足寶矣。六馬贊。不見于他書。故詳載之。於此圖刻六馬帶箭之狀。而颯露紫前有一人作勒馬勢。卽丘行恭也。殷仲容書白踦烏爲平薛仁果時乘。景叔從之。以爲唐史之誤。通鑑易杲爲果。蓋亦有見于此。然二史外。其見於傳記者。皆作仁杲。似未可以一碑筆畫之偶異而疑之也。如許洛仁碑作仁杲。洛仁碑亦是當時所立。此碑劉黑闥祇作劉闥。未可執一而論之也。

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月

按元裴塔銘序云。三藏聖教序成。神筆自寫。是太宗有御書也。而今傳于世者。褚遂良此本及同州本、王行滿本、懷仁集右軍書本。凡四種。世人震于王書。幾疑聖教止有懷仁集。而不知其最後出也。

唐三藏聖教序記　高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二月

此與前聖教序爲二碑。與同州本幷爲一碑者不同也。後有一行云。皇帝在春宮日製此文。按三藏塔銘序云。廿二年夏六月。天皇太帝居春宮。又製述聖記。卽此也。遂良自書名前聖教序後云。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此記後云。尙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是年十一月柳奭爲中書令也。

唐萬年宮銘　高宗御製幷行書　永徽五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錄作六年五月。今按碑作五年。柳璟以五年六月罷。若在六年。則碑陰題名不得仍書中書令也。

萬年宮銘碑陰　刻金石文鈔

首一行云。奉勅中書門下。及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幷學士。並聽自書官名於碑陰。按碑陰題名。上下兩層。字形大小不倫。然玩其筆意。大約不過二三人代爲執筆。亦非必人人自書之者。其中韓王元嘉、鄧王元裕、趙王福、曹王明、不書姓。長孫無忌、李勣、尉遲敬德、褚遂良、亦不書姓。又隴西郡王臣下闕名。當是博乂而次于來濟之下。不與諸王同列。郡王不得與王比也。

唐潁川公韓良碑　于志寧撰　王行滿正書　永徽六年三月

韓瑗父也。碑殘闕。然名字猶可見。曰諱良。字仲良。史于瑗傳。但云父仲良而已。按碑、良有使蜀使突厥及從平劉黑闥之勳。而史但稱其定律令。碑謚曰定。而史闕碑稱武德九年爲戶部尚書。貞觀三年除刑部尚書。卒贈兵部尚書。而史但云終刑部尚書。宰相世系表載其官。又但云戶部尚書。碑稱祖褒父紹。而世系表以仲良與紹並列一行。疑皆有闕誤。自當以碑爲正。

唐化度寺海禪師墓誌　正書　顯慶二年四月

誌僅五十六字。記生年俗姓卒葬年月而已。爲僧作誌銘。祇應如此。正書宛似歐陽信本。極佳。

唐三藏聖教序幷記　太宗高宗御製　王行滿正書　顯慶二年十二月

王行滿書可見者。此與潁川定公碑而已。定公碑瘦而露骨。似不如此書之骨肉勻稱。

唐散騎常侍張後胤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顯慶三年三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僅上段有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胤。及子謙第四子巽第六子小師第五子律師第七子統師等語。以世系表證之。知其爲張後胤也。新舊唐書俱名後胤。而碑祇曰胤。又新書父冲舊書作父中。碑闕。遂無以證明之。

唐衞公李靖碑　許敬宗撰　王知敬正書　顯慶三年五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侯君集馬過朝門五步。而衞公知其必反。此非有他術。蓋讀禮而知之也。然則衞公學問之士。而世或以庸材目之。或以異人待之。皆過矣。余前後爲人跋此碑數過。而皆失其藁。偶得舊搨。展玩欣然。率爾書此。

碑稱曾祖懽。按宰相世系表作權。或碑是而表非也。

唐王孝寬墳塔銘　上官靈芝撰　敬客正書　顯慶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銘正書。柔媚。近世所寶。書者敬客。在當時亦不顯。蓋歐虞褚薛方負盛名于世。而王知敬、殷仲容、王行滿、鍾紹京等。皆號能書。此敬客者。宜其默默于時也。碑出土僅百數十年。始分爲二。復碎爲六。得一本者。輒售兼金。信乎時命之說。非獨人然。物亦有之。

唐鄂公尉遲敬德碑　許敬宗撰　正書無姓名　顯慶四年三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祇存下段。而大半殘闕。其知爲敬德碑者。以封吳國公諡忠武。皆與史合也。趙子函訪古遊記曰。敬德碑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尹芮賞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今去子函又百數十年。而余得此碑。豈卽芮令所搨者耶。不則子函所出者上段。而言之不詳也。碑敍祖父名字爵位皆斷缺。而惟曾祖本眞、後魏中郎將。明白可讀。

唐王友方龍門造塔記　正書　顯慶四年六月

碑前題云前豫州司功參軍事騎都尉王有（下闕）又云考明威將軍守右武候轘轅府折衝（下闕）妣漁陽郡李。末一行云。折衝第二息前郴州司兵參軍友方脩立。而其中有曰。在於龍門疏山建塔蓋友方爲其父母所建塔也。正書尤精健可喜。唐人無不能書。雖不知名者。皆妙絕古今也。

唐紀功頌　高宗御製幷行書　顯慶四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赦王世充。斬竇建德。唐于是爲失刑矣。世充以諂媚得位。至於弒君篡國。罪不容誅。然充之奉侑。與唐之奉侑何以異。至侑不得其死。則充有甚焉。若建德起自草澤。爲隋討賊。放宮人。送蕭后于義成公主。其所爲非特遠出于充之上。唐豈不以建德英雄。慮其不測。世充小人易制。而赦之與。然唐于是爲失刑矣。碑頌太宗之功。其文無足深論。獨史稱顯慶四年閏月幸東都。次于十月之下。十一月之上。則當是閏十月。而碑立于八月十五日。其文有曰。近以五載巡初。省方伊洛。九冬狩晚。講戎許鄭。與史爲合。而碑記年月不應自誤。史又云。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于新鄭。恐是文作于二年。而碑立于四年爾。

唐蘭陵長公主碑　李義府撰　此據金石錄著之　正書　顯慶四年十月

金石文字記引苟好善醴泉志云蘭陵公主碑李義府撰殷仲容八分書存字六百餘又一碑正書存百五六十字可辨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詔曰第十九女字或公主有二碑不可知按金石錄公主碑爲李義府撰正書無姓名今余所得者正書存字六七百以上而仲容八分書者考之古今著錄家皆未載疑醴泉志誤也公主下嫁竇懷悊碑云太穆皇后之孫銀青光祿大夫少府監上柱國德素之子趙子函謂史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云懷悊爲太穆皇后族子皆史之誤不知德素已載于世系表但懷悊當是太穆皇后之曾孫非獨公主傳言族子誤卽碑言孫亦誤也

高祖太穆皇后竇毅之女世系表毅之子照照生彥彥生德明德素德元德素生懷哲德元生懷貞舊唐書竇德明傳太穆皇后兄之孫也祖照父彥弟德元生懷貞其傳皆與表合故當爲碑之誤非表之誤也碑孫字上脫曾字耳

唐處士張興墓誌銘　正書　龍朔元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碑書虔爲虎或以爲避虎字之故然唐碑書偏傍虎字或避或不避書虔字之首而避之甚無謂也祇是當時省文俗書耳

唐代州都督許洛仁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金石文字記作龍朔二年十一月

碑僅上截然其存者尙可讀有曰公諱洛仁字濟博陵閒喜人也有曰文皇引公等數人密圖討擊二

凶授首。三軍告慶。有曰。取汾州。下柏壁。破宋老生軍。有曰。薛仁杲妄假大名。有曰。王充跨據伊瀍。有曰。自爲其目。號曰洛仁甌。及天下太平。思其驍服。卽命刻石圖像。有曰。又於萬年宮進馬一匹。聖情喜悅。有曰。春秋八十有五。及謚曰勇公云云。是當斬王威、高君雅時有功。而其後凡有征討。未嘗不身歷行陣。勇攻戰。善畜牧。至于高宗之末。而始卒者也。唐書附許世緒傳後。寥寥數語。殊不足見其本末。故爲載之如此。其所歷官亦頗詳。以無關大要故不錄。而碑首載曾祖父諱皆斷缺。惟祖獻齊字尙可識。此幸而存者。

唐三藏聖教序幷述聖記　太宗高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龍朔三年六月

此遂良出爲同州刺史。書于倅廳。至龍朔三年。而後人爲刻之者也。書法較永徽本爲遒健。紀年一行。追刻者所書。

唐比邱尼法願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龍朔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蕭瑀喜佞佛。乃至使其女爲尼。其惑滋甚。碑不著撰書者名氏。而云宋公特深撫異。將求嘉匹。載佇孫龍。以光宋鯉。而嚴庭垂訓。早沐慈波。鼎室承規。幼明眞諦。徵辭婉諷。可謂得詩人之意矣。

唐道因法師碑　李儼撰　歐陽通正書　龍朔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渤海雖時以側筆取妍。而中正和平之氣。常溢于毫楮之間。今醴泉銘及虞恭公碑可見也。蘭臺則險勁有餘。而規模狹隘。氣象褊小。殆去其父遠矣。

唐騎都尉李文墓誌銘　正書　麟德元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誌不載書撰人姓名。然正書遒勁流逸。唐初諸名碑外。此其最佳者矣。碑云。時屬末隨。未遑儒業。所以學未優贍。志在前鋒。應接義旗。忠誠可紀。猶有古人不溢美不虛譽之意。而千百世下。使其人生平尚可想見。後人所不能也。李君諱文。字緯。朱竹垞曰。東漢以來。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寡矣。載于唐書。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乘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倏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按竹垞所數凡十一人。然唐書所載以一字者甚多。就余所知。如祐庶人字贊。任瓌字瑋。顏師古弟相時字睿。武士彠字信。武士逸字逖。李思訓字建。姜協字壽。楊元琰字溫。楊仲昌字蔓。郭晤字晤。郭曖字曖。顏杲卿字昕。張均字均。鮮于仲通字向。李叔明字晉。陸長源字泳。崔倫字敘。崔衍字著。此外尚多。而見于碑刻。尤不可勝舉也。

唐燕公于志寧碑　令狐德棻撰　子立政正書　乾封元年十一月　此據金石文字記書之

碑殘闕已甚。就其存者。與史相較。亦無甚異同。惟大業十年拜清河縣長。舊書作冠氏長。所著文集勒成七十卷。舊傳作廿卷。新書藝文志作四十卷。爲異。志寧當武氏初立時。心持兩端。然終以此得罪。碑似諱之。但陳敍恩寵而已。或余所得偶闕其事。亦未可知也。當更求善本核之。

唐紀國先妃陸氏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乾封元年十二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史載太宗十四子。韋妃生愼。封申後徙紀。妃卽其匹也。碑云。年十三歸于紀。貞觀十七年詔。册命爲紀

王妃。麟德二年薨於澤州之官舍。春秋卅有五。按舊史貞觀十七年紀王爲襄州刺史。永徽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不云澤州。是史闕也。妃于麟德二年薨。去此二十四年。而越王貞起兵討武氏。不克死。明年紀王坐流巴州。薨于道。五子皆遇害。然則妃之早薨。不可謂不幸也。碑首殘闕而妃祖立素、益州大都督長史太子□庶子。父爽。尚書庫部兵部二曹郎。是幸而存者。

唐碧落碑　篆書　咸亨元年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碧落碑。後有釋文。最末一行題曰。咸通十一年歲次庚寅七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鄭承規奉命書。則未知其奉誰之命。而釋此篆也。世傳李陽冰毀其佳者數字而去。以余觀之。似尚未足及陽冰。則此言亦未必可信。

唐淄川公李孝同碑　諸葛思禎正書　咸亨元年五月

碑前數行殘闕。無撰文人姓名。末一行云。許州臨潁縣令諸葛思禎書。碑書虪字作虪。倒一虎。與高宗書李勣碑同。孝同淮安王神通之子。先封武鄉縣公。武德五年封淄川郡王。九年徙爵爲公。碑云從朝典也。其事具神通本傳。

唐內侍張阿難碑　正書　咸亨二年

碑殘闕甚。而兩見張阿難字。一曰詔曰內侍汶江縣開□侯張阿難。一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其前又有建德黑闥及爲謁者監轉內給事等語。而其銘有謨陳九德。勇冠三軍。廓

平汧瀧、掃清河汾之詞。蓋以宦寺從征積勞而封者也。碑末有一行字記年月及書者姓名曰。咸亨二年閏月廿日瑤臺令閻書。亨字作享。而月與名不可復辨。石墨鐫華與金石文字記皆不著年月。殆未見耶。

唐三藏聖教序述聖記幷心經　僧懷仁集晉王右軍書　咸亨三年十二月

褚遂良、王行滿所書。惟序與記。而懷仁所集。乃附太宗答勅。高宗在東宮時所答教。幷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幷及奉勅潤色翻譯之經。諸臣姓名。其字體前後一律。今右軍眞蹟。雖不可見。而見于諸帖所彙。大小不一。卽一行中。亦參差不齊。蓋筆勢所至。非如後世作算子形也。而懷仁集爲此碑。布置疎密。其行間乃無一筆出入。亦無此理矣。碑建于咸亨三年。去太宗崩時廿四年矣。而昧者以爲太宗書源出聖教。可笑也。

唐僧惠簡造像記　正書　咸亨四年十一月

其文曰。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海寺法僧惠簡。奉爲皇帝、皇后、太子、周正敬造彌勒像一龕。二菩薩神王等。並德成就。仗顚皇葦聖花無窮。殿下諸王福延萬代。

按所云太子者。宏也。周王者。中宗時封周王也。繼太子而卽言周王不及賢者。意此本爲周王造也。記寥寥數語。而多別字。緇流之不通文理者也。

唐中書令馬周碑　許敬宗撰　殷仲容八分書　上元元年十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極殘闕八分書。與褚亮碑結構相同。據金石錄爲仲容書。則褚碑亦當是仲容書也

唐立南齊明僧紹碑　高宗御製　高正臣行書　王知敬篆額　上元三年四月　文苑金石文鈔

唐高宗優寵明崇儼。因爲其祖立碑。而碑後乃不敍入崇儼何耶。碑今存攝山棲霞寺。書法雖有規矩。而乏神彩。不知刻手之不佳與。抑或已經翻刻而今人不之知也。碑雖題云明徵君碑。而復牽連僧辨法度諸僧。以及建寺造像。度人賜經。爲國祈福。雜沓而不知其命意之所在。或欲以此掩其榮寵崇儼之跡耶。

唐修孔子廟詔表祭文碑　八分書　儀鳳二年七月　文苑金石文鈔

右武德九年太宗詔一通。乾封元年高宗詔一通。皇太子表一通。乾封元年祭文一通。共一碑。皆八分書。而後記儀鳳訖功年月。碑蓋立于儀鳳。而追書之者也。碑云。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日下太宗文武聖皇帝詔者。太宗于武德九年八月受禪而詔下。於是年十二月故未改元。而上蒙高祖之年也。石墨鐫華以爲高祖之詔誤矣。六朝以來碑字固多別體。而此碑書雨露之雨爲雨朕爲朕。或有誤也。又表中有貝到門徒之語。亦未知其所云。

唐英公李勣碑　高宗御製幷行書　儀鳳二年十月

碑下段並闕。而所存者乃如銀鈎蠆尾。粲然可觀。其結字與紀功頌同而差小。然遒勁倍之矣。碑云。祖康譙郡太守。而世系表祖名元起。康乃其叔祖。自當以碑爲正。又舊書勣卒年七十六。新書作八十六。

碑所書與舊書合。今攷勤年十七。從翟讓爲盜。二書並同。而自大業九年天下盜起至唐總章二年勤卒。五十七年耳。則新書必誤也。

唐李万通造彌勒像記　正書　儀鳳三年七月

內戊寅字作成窠。天后字作天𠦂。僧惠簡造像記。后字亦如此寫。按顏元孫干祿字書云。后正𠦂俗。則唐人俗書如此。

唐敬善寺石像銘　李孝倫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史載太宗十四子。韋妃生愼。初王申。後徙紀。此云紀國太妃韋氏。則愼之母也。銘無國號及建元年月。故中州金石考列之石佛六碣之中。而誤次之元魏之下。初不知其爲唐建也。又云六碣今惟安戎、陸渾、始平尙存。則不知此石已亡。而余所得者爲舊拓。與抑黃玉圖所著書。但據志乘。而未嘗深考。與銘李孝倫撰而無書者姓名。然其書誠得北朝之流風遺韵。宜覽者之不能辨而以爲魏碣也。

唐奉仙觀造老君石像碑　李審幾撰　沮渠智烈正書　垂拱元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唐宗李儒意等二百人爲高宗初崩而造以頌德也。碑有云。國二字仰惟先顧闡國二字之徽音。皇帝嗣守隆基。光武丁之睿道。上二句當爲諱武氏語。而爲人捶去四字。可見好惡之公。愚賤所同。而下二句又似爲睿宗元宗得位之讖。亦異事也。碑爲儷語。頗流利。而書尤遒健有法。唐碑中之最佳者。

唐王元宗口授銘　弟紹宗甄錄幷正書　垂拱二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王元宗自謂宅性元鄉而令其子姪行儒教喪紀之迹其所令反其所好殆有不敢自信者與碑爲其弟紹宗書然紹宗嘗言虞世南被中晝腹與余正同蓋自負其書之同于伯施也今觀其迹結體雖方整而規模不免狹隘是稍能具體蘭臺而遜其險勁者烏足與伯施抗衡哉

唐美原神泉詩序　韋烜撰　尹元凱篆書　垂拱四年四月

碑兩面皆篆書其一面額題美原神泉詩序一面額題大唐裕明子書下有徐彥伯字光文云美原天澗有神泉生焉裕明子明臺子故人韋烜下漫漶不可讀後有詩三首一裕明子河間尹元凱字（闕金石文字記作域）一左司郎中溫翁念字敬祖一天官員外郎李鵬字至遠似三人爲詩韋烜序之而徐彥伯又述其序之由也趙明誠金石錄作韋元旦撰按碑前一面首一行有美原縣尉闕二字旦字闕合而觀之當是韋元旦字烜也彥伯唐書有傳而云名洪以字行不言其字光碑尚多可識而余以老眼昏花不復能致力是可歎耳

唐澤王府主簿梁寺墓誌銘　朱賓撰　鄭疌正書　垂拱四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中間敘述運糧及園陵之勳大約與梁師亮同當時濫賞所及蓋不止一人矣碑後記書撰人姓名曰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滎陽鄭疌書此他碑所未有未敢以意爲說也

余後見錢竹汀先生金石跋尾引新唐書選舉志云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此朱賓鄭疌者法當得蔭而未得官故云四品孫五品孫也其言有理因載之

周封祀壇碑　武三思撰　薛曜正書　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天册萬歲二年下截剝蝕亡其年月似亭林曾見碑下截而知其書年爲天册萬歲也余家所藏僅上截無以考證今按武后本紀新舊書並云臘月甲申上登封於嵩嶽大赦改元是登封在天册萬歲二年然立碑必當在萬歲登封元年其寔萬歲登封元年即天册萬歲二年且即同此十二月也故仍從金石錄書年

周琊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屬龍庭月滿紫塞塵驚命將出師飛芻挽粟君戶庭不出牽甲匪疲遙同轉輸之勤遂獲茂功之賞永隆二年以運糧勳授上柱國似譏其濫功冒賞者按史無永隆二年即開曜元年也正月突厥寇原慶二州命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伐之九月壬戌行儉俘突厥溫傅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乙丑改元即其事也師亮起家一醫生耳戶庭不出而冒運糧勳至授上柱國碑據實書之初不爲諱可謂古之遺直而于屬文之體似少商量矣然即此亦可見當時賓緣虛濫上下相蒙習以爲常恬不知怪故其子孫亦不以爲嫌而遂用之也

周立昇仙太子碑　武后御製幷行書　聖歷二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武后御製御書其事不足復汚齒頰然其文頗暢行草亦佳不可棄也碑文有曰開廟後之新基得藏中之古劍按陳子昂冥寞君墳記云皇帝因登緱山望少室尋古靈跡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

之層曲。欲開石室。營壽宮。庀徒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甕瓦長二丈二尺。闊八尺。中有古劍一。銅碗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及棖。撥之應手灰滅。即具物備容。還定舊壙。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宾寞君云。觀子昂之記。則碑所云。即其事也。然不即以爲子晉之墳。而錫之宾寞君之號。可見武氏雖溺情不返。而猶有其愼之思焉。余壬子歲於金陵市上見一碑。體製甚巽。最中一行。爲控鶴監張昌宗上下左右列諸臣名。勢若拱衛。正書精緻。疑爲此碑之陰。時倉卒不能細看。又囊中無錢。不得買之。及再往。則已失之矣。返而懊惱竟日。姑記於此。以俟知者。

周懷州大雲寺碑　賈膺福撰并八分書　大足元年五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雖漫漶。而分書精妙。有漢人遺意。固遠出唐初褚亮馬周二碑上矣。舊唐書。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象。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今賈書可見者。惟此碑而已。膺福後以黨太平公主。爲元宗所誅。蓋有文而無行者。碑云。河內大雲寺者。本隨文帝所置之長壽寺也。當武后時。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詔天下立大雲寺。事在天授元年。而余碑闕年月。據金石錄。爲大足元年。即長安元年也。正月丁丑。改元大足。十月辛丑。改元長安。金石錄又云。碑陰長安二年蕭懷素書。余未得見之。

周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武后御製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碑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𡈼。人作臣聖作𡈽。臣作忠。季作𡉈。月作㊊。亦作囧。日作㊀。星作

○正作缶。授作櫜亦作鬯。初作圅。唯厎字無可考。疑是應字。朱竹垞亦云。厎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顧炎武吳任臣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今按此碑。羣臣和者。詩凡十六。其題並曰侍遊應制。則厎非應字明矣。此碑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皆著於錄。何其不詳攷也。

左春谷曰。唐武后所製字。據唐史載有十二。佩觿、集韻等書。則有十九。皆無厎字。昇仙太子碑。武后御製。御書。其碑多用新製字。然如式授三皇之訣。授字仍書作授。聖字既書作𡈼。而播聖子之懿範。又書作聖。年字既書作𡍮。而同秊而語。纔睹昔秊之規。百穀喜于豐秊。歲往秊移。秊載超忽。秊字又仍從說文作秊。是碑崔融詩。龍旗畫𠀋中而下。月既作𠀋。而姚元崇之詩。石泉石鏡恆留月。月字又仍作月。豈當時雖有創製新字。而隨筆所之。亦可不拘一轍耶。若然。則侍遊應制諸詩。應不作厎。亦無容爲亭林、竹垞諸公難矣。又武后自書昇仙太子碑。靈應難窺。屢薦昇中之應。亦皆作應。則又不獨此碑爲然也。

周遊仙篇　武后御製　薛曜正書　無年月　詩刻金石續鈔

詩末句云。方期久視御隆周。則此久視元年之所作。而刻之於石者也。武氏此詩。不見於他書。而古今金石家亦未有著于錄者。故存之。

周立紀信墓碑　盧藏用撰并八分書　長安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而此文乃云。載歷數百。莫能表之。可謂不善于頌揚君父。失作文之體矣。碑爲盧藏用篆文并分書。字尚完好。而

乏古意。疑爲後人之所翻刻。且碑立于長安二年。乃不用武氏所製一字何耶。

周杜夫人墓誌　正書　無書撰人姓名　長安三年十月

碑首三行漫漶。而敍夫人之曾祖父下。不敍其夫家。但云名爲不朽。聞杜氏之春秋。年則有行。見楊家之輪轂。是其夫楊姓也。

唐姜柔遠碑　姜晞撰幷正書　無年月

碑僅下段。且漫漶不可識。其知爲姜柔遠碑者。以中有公諱遐字柔遠。及首行有姪郕國公晞撰幷書字也。史敍柔遠既簡略。而碑復不可證明。亦不幸矣。

古墨齋金石跋卷四

唐比邱尼法琬碑　沙門承遠撰　劉欽旦正書　景龍三年五月　文苑金石文鈔

法琬曾祖鄭王亮景皇帝之子高祖子元懿亦封鄭王故以大小鄭王房別之此所謂大鄭王也祖襄邑王神符淮南靖王神通之弟唐書有傳父懋德初封郡王貞觀初以封德彝之言例降爵爲臨川郡公案宗室世系表稱其官爲刑部尚書傳云少府監碑云少府監宗正卿兵部尚書是史略也碑稱永徽六年襄邑王薨奉爲亡父捨所愛之女請度出家孝慈兩失懋德之謂矣

唐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銘　顏惟貞撰　正書無姓名　景雲二年二月　文苑金石文鈔

文敍蕭思亮先胄有曰遠則文終翼漢爾侔乎二八近則武皇祚梁業光乎二五王仲寶褚彥回碑宏二八之高模注以爲八元八愷文蓋用此至業光乎三五倣班固事勤乎三五句也秦漢以降世風不古人臣之頌其君者動曰上減五下登三固時事之不容不爾今以唐人而追言梁武乃亦作此等語眞是隨手牽扯用慣不覺也梁武有知應愧謝吾子之過譽矣

唐景龍觀鐘銘　睿宗御製幷正書　景雲二年九月　文苑金石文鈔

睿宗書之可見者順陵碑僅存數段而此銘幸全觀其體兼篆隸方整之中時露古意可愛也竇臮述書賦云睿宗垂文規模尙古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以窺戶其言非虛譽矣

唐田義起石浮圖頌　王利貞撰　正書無姓名　太極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其文有曰孝乎惟孝知唐人句讀未改漢舊也頌文鄙俚而前有富潤石室貨積銅山之言後題名有弟燕州大雲寺僧智崇妹明度寺尼謹念其富如此而弟妹並捨去入空門按舊姚崇傳云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又辛替否疏云當今出財依勢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觀此碑知其非虛語也

唐涼公契苾明碑　婁師德撰　殷元祚正書先天元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續鈔

趙子函謂碑立于先天而仍稱大周革命仍用武氏製字爲不可曉顧亭林亦云先天元年十二月乃元宗授禪之後而碑猶用武氏字不知碑實作且書於萬歲通天之年至先天而始立之者也按此碑爲婁師德製文師德歿于聖歷二年在武后時得不稱大周革命乎又碑末一行記立碑年月字差小並不用武氏製字而文中稱涼國公薨後言涼國公嵩立是立碑時薨已卒而嵩襲封其非一時之事明矣新舊唐書何力傳皆云父葛而明此碑乃云祖繼（舊唐書父葛繼爲莫賀咄特勒然碑不應不書名）新書但言明子薨襲爵而碑有次子嵩又有子崇皆賴以傳者也

端木星垣曰碑于何力既書名則上兩世自應書名但舊書何力傳祇載其父葛而不載其祖新書雖稱鉄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而哥論易勿施以文勢當是可汗稱號固未正言其祖名哥論易勿施也是碑於明之曾祖及祖兩世名皆缺其曰祖繼者即舊書繼爲莫賀咄特勒之繼較史少一爲

字耳。恐非卽以繼當其祖名也。又葛與哥論之哥音相近。恐亦蕃號中字。將無何力少孤入唐後譯音不審。並葛亦非卽其父名乎。

唐祈雨周公祠碑　賈正義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河南尹李傑等因開元二年之旱。禱於公廟。既雨而爲此頌也。碑無書者姓名。而正書遒健有力。唐碑之至佳者。碑云公字朝明。余未之前聞。此疑好奇者之過也。李傑本名務光。新舊書皆有傳。又舊書劉晏傳載晏遺元載書云。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開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餘像。河廟儼然如生。是傑誠能留心于民事者。

唐將作監主簿孟友直女墓誌　正書　開元三年四月

序云。女十一娘。字心。河間人也。年十九。適馮貞祐。誌不繫其夫姓者。女卒于父之廨舍。而父母爲葬之也。然溺于愛而昧於義矣。

唐鴈州都督姚懿碑　胡皓撰　徐嶠之正書　開元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舊書姚崇父名善懿。新書名懿。字善懿。惟宰相世系表名懿。字善意。與碑合。當爲是。懿葬于硤石。而崇別葬其母劉氏於萬安山。述遺令曰。昔邴根矩。沐德信。咸以同穴爲非。實獲我心。當從其議。余按昌黎公李道古墓誌銘云。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于其域。異墓。意唐制繼娶不得同穴。懿先娶張氏。又娶李氏。後娶劉氏。崇故述遺令。以泯其不得合葬之迹耳。不然。合葬于防。

我夫子行之。崇不於是法而焉法耶。

唐法藏禪師塔銘　田休光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文言禪師于永徽中勅爲濮王度所謂天孫利益禪門得人按史魏王泰以傾太子承乾事降王東萊。尋改王順陽。貞觀廿一年進王濮。高宗卽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膳羞異等。薨年三十五。子欣嗣王。此言爲濮王度而云天孫利益。當是爲嗣王欣度也。碑正書頗雅倩。但小窘耳。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員半千撰　八分書無姓名　開元五年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序既牽強。文尤俗鄙。半千命名。謂應五百之期。雖不知量。然文義亦當不至是。竊疑爲道流之所假託。又篇中每有承接不明。意義不貫者。意碑當大德翻刻時。已多殘闕。或爲聶志眞所補綴而成之也。按唐書方技傳。文操無名。舊書高宗本紀。上元三年四月戊午。幸九成宮。秋七月。彗起東井。指北河。漸東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宮。凡五十八日方滅。永淳二年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篇中所述。頗多誕妄。而此二事。却與史合。

唐兗州都督于知微碑　姚崇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七年六月

宰相世系表。志寧在宣敏下。云以宣道子繼。知微碑則仍書曾祖宣道也。知微。唐書無傳。碑記其官甚詳。而爲岐山縣令。累除蒲晉潤三州長史。授絳州刺史。皆有惠政。

唐曲阜縣修孔子廟碑　李邕撰　張庭珪八分書　開元七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舊書。開元三年。擢邕爲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爲憲官事洩。姚崇嫉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此碑立于開元七年。繫銜使持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是邕先爲渝州。後爲陳州。而史不載者闕也。碑廷珪書。廷字作庭。今雅雨堂所刊金石錄目。從史作廷。以未見此碑故也。

唐華嶽精享昭應之碑　咸廣撰　劉升八分書　李休光題額　開元八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刊于後周華嶽頌之陰。即文所謂倬彼金石載刊其陰者也。開元八年歲在庚申。以旱命舊相蘇頲禱于華岳。既雨而祠以報之。故爲此碑。按史、八年三月。免水旱州通負。即其事矣。咸廣之文。頗爲簡古。劉升分書。亦差有漢意。是唐碑中之最佳者。後有一行。題崔漢衡官銜姓名。末又有四言四句。爲與元元年華陰縣令盧倣書。不知漢衡自題名而詩爲倣所作與。抑漢衡爲詩而倣書之也。按漢衡貞元三年以兵部尚書爲會盟副使。平涼劫盟。見執吐蕃。或與元元年已爲此官。不可知。蓋上距開元八年。六十五年矣。

此文咸廣作。述祈雨事。以美蘇頲。而末云蘇公作頌。孔碩其聲。語殆未得吉甫作頌詩意。

唐鎮軍大將軍吳文嘉誌　僧大雅集王羲之行書　開元九年十月

俗名半截碑。中有云。惟大將軍吳公諱文。故知爲文誌也。文宦寺而有妻李氏。其顧命願不合於雙棺。則其幽閉之恨深。而死無所諱也。碑集右軍書。雖形模具而精神亡矣。

唐易州李文安造石浮圖銘　梁高望行書　開元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易州新安府折衝都尉李文安爲亡妻薛氏造石浮圖銘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爲前遂城縣書助教梁高望。按新唐書地理志。易州有府九。新安其一也。舊唐書職官志。自京畿以及中下諸縣。皆有助教一人。助教而加書字。或者其所職與。

唐御史臺精舍碑銘　崔湜撰　梁昇卿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前題云。中書令崔湜任殿中侍御史日纂文。後云。開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梁昇卿追書。湜此文作于長安初。至開元時。已得罪死。而猶追書其文。是其文必爲一時所重。今按其辭。不能據理道以導羣愚。明政刑以怵罔法。而乃云推佛之國。胡不歸命。以自保。胡不稽首以遑災。可謂陋哉。而居然曰予忝文儒之林。不可笑乎。

御史臺精舍碑陰　刻金石文鈔

陰分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三列。首一人皆八分書。後皆正書。朱竹垞謂薛偏偏之名凡三見。然其中尙有四見五見者。不獨偏偏也。按舊唐書契丹列傳。開元十八年。可突于殺邵固。降于突厥。詔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偏等。分道募壯勇之士。意者卽此人歟。

唐京苑摠監茹守福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十一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正書遒健。有渤海筆意。茹君卒于開元十一年六月八日辛丑。碑不書其春秋。而

曰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矣。以歷推之。茹君當是庚申日生。年五十有一。據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蓋老人卽以是日生。故曰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今茹君以庚申日生。而曰三百三甲子。用事已屬勉強。而又曰四旬有二日。尤爲不韻也。

唐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　李邕撰幷行書　開元十一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翻刻也。碑繫銜云海州刺史李邕文幷書。當在邕爲陳州刺史前。而新舊史皆不載。

唐龍門山石龕記　行書　無年月

前似有御書字。後有開元字。而年已缺。中間多記諸內侍之名。其前則高力士、楊思勗。蓋造像之記也。書多殘闕。而存者特精彩異常。

唐內侍高福墓誌銘　孫翌撰　行書無姓名　開元十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力士本姓馮。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史但云高延福。碑云公名福。字延福。疑碑是也。銘爲孫翌季良撰。以力士之奢而爲其義父作墓誌。乃云衣食所窘。亦可謂不善措辭者矣。

唐淨業法師靈塔銘　畢彥雄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十二年六月

延和元年。卽先天元年也。是年五月辛巳改景雲爲延和。八月甲辰改延和爲先天。銘云延和元年身現微疾。六月十五日告滅。卽以其年十月十五日陪窆于神禾原大善導闍梨域內。時十月已改先天。未爲明了也。

唐楊將軍新莊像銘　正書　開元十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亦當爲楊思勗所造而攷其歲月似在花臺銘之前也按史楊思勗以開元十二年征五溪進輔國大將軍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封泰山在十三年故此銘但題楊將軍而不云虢國公也但花臺銘不云驃騎而仍云輔國似史載思勗官亦有誤耳

唐涼國長公主碑　元宗御八分書　蘇頲撰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

碑雖漫漶尚多可讀有曰公主諱光字花莊有曰故丞相虞公太原溫彥博曾孫曦有曰開元十二年八月薨於京兆永嘉里有曰其年仲冬壬申陪葬于橋陵按公主傳云沈國公主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不言其嫁溫曦汲古閣本涼國乃誤作沈國至花莊作華莊碑無先封仙源嫁薛伯陽事而史已先載荊山公主下嫁薛伯陽則必有一誤也又宰相世系表曦是彥博元孫而碑爲曾孫皆當以碑爲是金石錄謂碑立于開元十二年八月蓋但見其薨之月而未攷其葬之月也

唐虢國公楊花臺銘　申屠液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銘有序而無銘新莊像銘有銘而無序故或疑其本一事而分刻之然新葬像銘在開元十二年而思勗十三年從封泰山始封虢國公此銘題云虢國公楊自在新莊像銘後非一時事也

唐虢國公楊思勗造像記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年四月

碑殘闕存字不及半而有云則虢國公楊思勗其人也又有整石龕及菩薩各一等語知其爲造像記

矣碑無書撰人姓名而行書特圓湛精彩唐碑無名于世者字尤妙絕以拓者少後人未鑿改故也

唐右武衞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劉憲撰　白義昱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昭陵碑皆殘闕而此獨完好然諸碑類多名臣其功炳于史册固無係于碑之存與不存而此乙速孤行儼者名不見于新舊史而碑適存焉天也雖然名不登於史而碑復不存于世者抑又何限而余能無慨耶

甲午之春余寓秦淮客舍時婺源王經大名元綸江寧陳澹庵名裕源相與過從經大出此碑見示宋元間舊搨也因以別本囑澹庵校而識之然余時猶未嘗有志于集錄不過適然之事而已丁酉再過白門則澹庵謝世庚子復往訪諸婺源之就省試者則經大又謝世矣數年之間知交零落即是碑亦不知歸于何所每一迴憶不勝憮然

碑云公諱行儼字行儼人之有字或因其名而字之或別有取焉若名字相同不字可也而載于唐書不一其人若李神符郭敬之郭子儀李嗣業張嘉貞尚可孤白元光侯仲莊張孝忠魏少游戴休顏高崇文劉允濟孟浩然皆是焉其意何哉

唐鄎國長公主碑　張說撰　明皇御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四月

按新書公主傳鄎國始封荆山下嫁薛儆又嫁鄭孝義碑不爲諱有云求之令族嬪于薛氏其後君子晨歌天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改降鄭氏均養七子麻靡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當

時大手筆人作文如此。可見唐時節義不明。如此等事。其相既明載之。其君又親書之。而不以爲羞。不有宋儒起而昌明其教。則泯泯棼棼者。將何所底止哉。

唐紀太山銘㊈元宗御製幷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嘉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吳子柳門。以太山銘寄示。時逼歲除。不能展觀。三年正月九日。風和日美。淨掃庭宇。與弟繩祖取而視之。見其紙幅百裂。顛倒錯亂。因委之於地。零星補續。往來起伏。何啻千數。自辰至未。審定再三。文從字順。始成全璧。腰酸腿硬。目花亂飛。其樂自如也。碑前後凡二十四行。行五十一字。字徑六寸。而中多空格跳行之書。闕者三十餘字。非碑闕多。紙裂耳。其寔闕者不過十餘字。趙子函石墨鐫華。謂下三尺許爲搨工焚蝕。遂闕百餘字者。彼特得之傳聞。實未嘗留心于此碑也。然非余兄弟之喜事而不憚勞亦烏足以知其言之非哉。

元宗封泰山。在開元十三年。而銘刊于十四年。銘文首云。朕宅帝位。十有四載者。元宗卽位于先天元年。至開元十三年。爲十四載也。時未改元爲載。而曰載者。文中偶一用之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陳憲墓誌銘　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前半多闕。其知爲陳姓者。以有洎七葉有漢大將軍棘蒲侯武之辭也。憲不見于唐書。而所著有中道通二教論。注周易。撰三傳通誌廿卷。集內經藥類四卷。合新舊本草十卷。未有一載于藝文志者。非得此碑。憲其湮矣。

唐薦福寺思恆律師誌文　常東名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十四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字

思恆一俗僧耳而中宗至爲圖像林光殿御製畫讚此可笑也舊唐書姚崇傳崇臨終遺書以誡子孫有曰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賫生傾國造寺然則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固非獨自昌黎發之矣碑無書者姓名而撰者姓常闕其名然序末有東名願託勝因之辭則其人名常東名也

唐道安禪師碑　宋儋撰幷行書　開元十五年十月

碑斷裂殘闕不可讀宋儋書險急偏側開後來惡札法門絕無唐人端嚴遒勁之意

唐嵩岳少林寺碑　裴漼撰幷行書　開元十六年七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有云周武帝建德中納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按後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三年五月景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幷禁諸淫祠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宣帝本紀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是其事也但碑以宣皇帝爲明皇帝不知何所依據

叔肖巖曰案周本紀宇文毓謚明皇帝不應稱贇爲明以混其先贇之爲君與齊高洋隋楊廣等後之論者直舉其淫侈之號斥爲周天元耳碑稱爲明皇帝亦作文者狥釋氏之意以其復崇像教故以美名加之亦何依據之有

唐敬節法師塔銘　正書　開元十七年七月

銘有云學比犉毛富如崑玉世俗以犉毛爲喻學之多今按以富如崑玉相儷則上句當是言學之精微耳書者無姓名而正書特謹嚴有法

唐嶽麓寺碑　李邕撰幷行書　開元十八年九月

余所得者裝潢本大約不甚殘闕而以失次不可讀詳其文意不過記寺立于晉太始歷梁陳隋以至唐並有施財之士修寺之僧而已殊瑣瑣不足道而北海所書碑則自兩雲麾外惟此尙有本來面目可寶也

唐代國長公主碑　鄭萬鈞撰幷正書　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

碑殘闕據金石錄爲駙馬鄭萬鈞撰幷行書今按碑有曰蒙自奉朱顏卅餘載則其爲萬鈞撰無疑但行書當爲正書耳公主史字華婉碑字花婉史睿宗十一女公主列在五碑云第四女皆當以碑爲是碑又云男二女四長子聰次子明新書既爲公主立傳而皆不載何其略也

又按新書孝友傳有鄭潛曜卽代國公主之子尙臨晉公主者也潛曜當是明之字而以字行臨晉公主傳誤作下嫁郭潛曜

唐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　史惟則八分書幷篆額　開元廿四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大智爲神秀之徒舊唐書有傳新書刪之最是碑文無足錄而史惟則分書不可棄也

唐嵩山會善寺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羊愉撰　沙門溫古行書　開元廿五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景賢爲大通之徒。按舊唐書神秀傳。卒謚大通禪師。弟子普寂、義福、並附傳後。卽此碑所謂寂成福藏者也。初達摩西來。衣鉢相傳。祇授一人。及五世而神秀、惠能分爲南北宗。神秀授徒又如此其衆。而南宗尤盛。今之緇徒偏天下。率一僧授徒數人。多者至數十人。既爲生民之大蠹。亦皆彼教之罪人。其端皆自神秀慧能開之也。碑書達摩作達磨。唐碑中往往有之。

唐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　正書　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廿五年八月

此僞刻也。其序事至爲誕妄。而後又有辨西域僧呪傳奕事。以爲好事者曲爲之說。彼張大其教。亦不足言。而碑言刊之年月在開元廿五年。其論傳奕事。則曰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云云。不知開元廿五年何以有資治通鑑也。意此乃一不曉事俗僧之所僞爲。而趙子函盛稱其文可觀。不可笑耶。又碑稱不空卒於開元廿三年。而徐浩所書不空碑在建中二年。去此四十七年矣。而子函幷而論之。豈以此爲一人乎。子函之紕繆如此。曾何足以道古。

唐錢唐縣丞殷府君夫人墓碑　顏眞卿撰幷正書　開元廿六年正月

碑四面書。殘闕不可讀。魯公自稱第十三姪男。左傳姪其從姑。則此稱爲當。姪又如男。可不必也。序首云君號闕定。又云君有三子。又云特蒙君教。直稱女子爲君。此金石又一例。

唐立周蜀公尉遲迥碑　閻伯璵撰敍　顏眞卿撰銘　蔡有鄰八分書幷陰　開元年廿六年正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文刻金石攟鈔

右唐張嘉祐爲周尉遲迥所立碑。廣川書跋據以辨尚書故實之謬。是矣。然謂迥於魏之亡。無慨于懷。而於周則以興復爲任。其事有疑。是使迥不得爲周之純臣也。此則非是。按史、迥父俟兜。本妻周太祖之姊。迥之歷官于魏。皆以從太祖征伐而得。是其爲周之心膂。而非魏亡國之臣明矣。豈得責其不盡節于魏而盡節于周也。碑云。父俟兜。尚太祖姊昌樂長公主。史云大長公主。周太祖未授禪。當由孝閔以後之追尊耳。謙立于後世。本約略之辭。其歷官亦與史稍異。皆當以史爲是。

端木星垣曰。迥爲周之純臣固已。然其始不得謂非魏臣也。其官雖從周太祖征伐而得。然所得者魏官。非卽周官也。若以昌樂而言。迥尚金明。獨非魏公主乎。大抵魏晉以降。大義不明。錚錚者知狥私恩而已。士大夫不免。何有于武人。況迥發憤于王謙、司馬消難之先。事亦獨烈。是迥之於周。以恩始實以義終。君子善善從長。固不欲追魏事耳。非於魏遂可無憾也。廣州並後事而疑之。誠爲深文。今乃並前事而讒之。又太用寬典矣。

尉遲迥碑陰　迥元孫士良撰　蔡有鄰八分書　開元廿六年二月

碑陰下段殘闕。其上有額。八分書。獨全曰周大師蜀公碑陰記。開元廿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元孫士良述。文敍迥死節之烈。而幷述張嘉祐德政百姓歌之之事。

唐任城縣橋亭記　游芳撰　王子言八分書　王日雲篆額　開元廿六年閏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開元十三年。東封泰山。蓋橋成於此時。而因以其餘資建亭爲記也。文爲游芳所纂。詞意流麗。王子言

分書亦不惡亦唐碑之佳者

唐御註道德經　元宗御註　正書無姓名　開元廿六年十月其勅刻金石文鈔

此易州本也。前有開元廿年勅。中分道經德經爲上下而註之。後有易州刺史田仁琬奉勅立。并列別駕周憲、高陽軍副史鄭景宣試司馬杜欽賢、道士染虛心、撿校上座解昇名。末記奉勅建立之年月。蓋勅下于廿年。而碑立于廿六年也。碑無書者姓名。然以他碑證之。知其爲蘇靈芝。靈芝所書田公德政碑。但作田琬。而此碑曰仁琬。與史所載名合。

唐易州鐵像頌　王端撰　蘇靈芝書　開元廿七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備載盧君在易政績。按史、盧暉無傳。新書地理志瀛洲下。載開元廿五年。刺史盧暉。自束城平舒引滹沱東入淇。溉田五百餘頃。田仁琬德政碑。開元廿四年爲易州刺史。蓋暉遷瀛州。而琬代之。卽此碑所謂盧君遷于瀛。田君至自靈者也。又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廿八年。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巢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注魏橋。是暉爲瀛州。後又爲魏州。而皆有善政。合二史與此碑觀之。亦可以不朽矣。

唐易州刺史田琬德政碑　徐安貞撰　蘇靈芝書　開元廿八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少隨父至安西。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又曰。小勃律爲吐蕃所招。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詧累討之不捷。似仁琬爲安西都尉。在蓋嘉運之前。今按碑開元廿七

年。琬朝京師。廿八年。遷安西都護。而史廿七年蓋嘉運破突騎施之衆。擒其王吐火仙。送于京師。廿八年蓋嘉運入獻捷。上嘉其功。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則是嘉運遷隴右。仁琬始代其任也。又王忠嗣傳。開元廿九年。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是仁琬在安西一年。卽遷河東。而靈詧代之。正當在蓋嘉運之後。夫蒙靈詧之前。史敍次偶倒其文耳。新舊史皆云仁琬。而碑但云名琬。字正勤。然以事攷之。寔一人也。易州石刻道德經碑後題名作仁琬。

唐莒公唐儉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廿九年二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江寧侯貞友孝廉嘗以此碑索跋。既書以歸之矣。歲久忘之。而余所得本殘闕過甚。惟有云。惟尉遲敬德頗諳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似儉陷武周時事而敬德之降。儉有力也。又前有云。封新成縣公。尋改爲晉昌郡公。史但言爲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是略也。趙明誠、趙子函皆言此碑行書。而碑寔正書。圓勁秀偉。唐碑中不多見。惜不得書者姓名耳。

唐夢眞容碑　牛仙客奏　蘇靈芝行書　開元廿九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一本作張九齡。當從易州本作牛仙客。蓋後人不知攷古。但以喜九齡之名而易之。而不知其悞九齡也。碑立于開元廿九年。明年改元天寶。亦治亂升降一大端矣。

唐雲陽觀桓尊師碑　行書　開元廿九年十月

碑殘闕。無書撰人姓名。而行書可觀。其前題云大唐潤州曲阿縣雲陽觀故監齋桓尊師碑文。事雖無

足採取。而古今未有著於錄者。中有云。斯並載在碑陰。布諸人口。是碑尚有陰。而余未得之。

唐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撰并行書　無年月

碑題下有一行云。族子海州刺史邕撰并書。邕非宗室。江夏李氏也。但以同姓。故稱族子。今翻刻本易作唐刺史李邕書者謬也。思訓。武后時棄官變名。十有六載。其擢宗正卿也。封眞彤伯。韋后三思時。又出爲岐州刺史。皆史所未詳。又史云。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而碑封隴西郡公時。已食邑三千戶。其懸絕如此。

唐金仙長公主碑　元宗御行書　徐嶠之撰此據金石錄書之　無年月

碑行書而前御書二字。八分書。按公主傳。太極元年。金仙公主與玉眞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元爲師。觀始興。詔崇元讒作日蔔人。又裴潾傳。睿宗造金仙玉眞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潾上言春夏不可起土功。召旱疫。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饑寒敝哉。不報。史言崇元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其人可知。其事亦可知也。良由唐閨門不肅。公主驕逸。擇配得壻。尙非所願。築觀宮外。得以自由耳。公主卒年卅有四。史所失載也。

古墨齋金石跋卷五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邕撰并行書　天寶元年正月此據金石錄書之

金石文字記載春明夢餘錄云萬歷初宛平令李陰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而余所得拓本已無之矣蓋存字僅百二十餘然董氏嘗摹此碑於戲鴻堂幾過三百字豈董氏所見者在未爲礎前之本耶余按此殘字中如利倍往昔功省今茲及遂水隴山等語鴻堂皆無之疑董氏不無附會且其書恣肆亦不似此碑之謹嚴也

唐兗公頌　張之宏撰　包文該正書　天寶元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廿七年八月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國公餘十哲皆爲侯夾坐後嗣褒聖侯改封爲文宣公此頌爲曲阜令張之宏撰而述都督李庭誨之言宣王既以銘焉兗公豈宜闕爾是之宏先已爲夫子作銘今不可得而見也銘文不足揚亞聖之德而語多自譽何耶

唐韓賞祭華嶽文　韓擇木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首云惟廿七祀當是開元廿七年至天寶元年而始書而刻於石也此碑以擇木八分見重於世其署銜榮王府司馬者元宗第六子贈靖共太子琬初名嗣元封甄王後改名滉封榮王開元廿五年改名琬者也

其額云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正書據金石文字記云韓賞告華嶽文在述聖頌碑陰上方述聖頌是開元十三年刻或者此本爲刻述聖頌陰而設僅刻其額而未之刻賞遂因而刻之耶額左右云觀察推官劉繼元節度推官韓翃

唐元元靈應頌　戴琮撰序　劉同昇撰頌　戴伋八分書　天寶元年七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後題名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琮撰序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疑伋于琮爲曾孫行非必其嫡曾孫也戴氏宰相見唐書者二人胄與至德而已今伋列銜爲尚書右僕射而史不書知史之所闕者多按舊唐書天寶元年二月改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八月李林甫加尚書左僕射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左僕射裴耀卿爲尚書左僕射其時戴伋或爲右僕射不可知鄧史復僕射雖在二月而加林甫等以僕射銜則在八月今此碑建于七月而伋已列銜爲右僕射亦當爲史之誤耳

此余前刻金石文鈔跋云爾然戴伋官至僕射史縱不爲立傳亦何至不一見其名蓄之於心疑不釋也後見錢竹汀先生所跋梁寺碑謂四品孫五品孫是當蔭而未得官者深嘆其言之有理而例而推之或伋曾祖曾官尚書右僕射法當得蔭曾孫而伋因繫之於署名之上亦未可知惜宰相世系表其載戴胄與至德之子孫甚簡略而無以證明之也碑爲劉同昇撰頌同昇名見杜暹傳舊書曰同升新書曰同昇新書是也

叔肖巖曰。按宰相世系表。戴胄至德之後。惟載良紀一人。則伋非胄裔可知。梁寺碑四品孫五品孫虛銜耳。既署爲尚書右僕射。豈虛銜之比。而可繫於名上乎。第謂史有闕略則可。不必如竹汀先生之說也。

唐貞元張尊師碑　蔡瑋撰　韓賓行書　天寶二年六月

自玉眞公主度爲女道士。而道流之依影附聲者。競趨其門。高自標置。此張尊師碑。觀其文中所述。亦殊無異人。其死也謚貞元。而至題爲清虛洞府靈都仙聖。張大之辭可笑。

唐隆闡法師懷惲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二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題下有懷惲及書四字。蓋後人游戲之刻。非原碑所有也。碑敍其祖後。不及其父而述其母。殊非文體。至懷惲之剃落。乃託之高宗之夢。特令辟召。尤浮屠張大之辭。不足爲信。碑無書者名姓。而行書流逸可觀。

唐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李林甫撰　裴迥題額　徐浩八分書　天寶三載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自秦皇漢武求不死藥。前鑒非遙。而後之人主踵而行之。未有已也。然漢武後頗自悔。以爲世豈有仙。至梁武帝敬信陶宏景。委以金丹。事竟不成。而宏景以爲中原隔絕。藥力不精之故。帝以爲然。然丹之不成。梁武不以爲疑。宏景要不能自諱也。元宗命道士孫太冲鍊丹嵩陽。而李林甫爲此文以頌其事。則直云九轉已畢。馳馹以獻三事百寮。奉觴稱賀。欺人耶。自欺耶。林甫之佞不足責。吾不解明皇聰明

英武而甘于受欺至於如此恐不得以常情度之謂惑于邪說巧佞而不知也
又按舊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迎隱士周息元李德裕獻書中有高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甑生俱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之語德裕之所謂甑生者或卽此碑之孫太冲也若然則元宗雖面受林甫之欺而心自明了此所以能永其年歟

唐翊麾副衞薛良佐塔銘　再從兄鈞撰　正書無姓名　天寶三載閏二月

其末云以來年閏二月十二日建塔于終南山施陁林善知識之次其實天寶二祀也則葬預定于來年而撰文刊石則在二年也碑敍良佐溺於佛教而其卒也小斂在床乃有三旬而出膚不改常百日開空色不渝舊之語尤爲非禮余問之今學釋氏教者亦未有行之者也

唐御註孝經　元宗御序御註幷八分書　皇太子亨題額　附李齊古表正書　元宗御批草書　天寶四載九月表批刻金石纘妙

前爲御製序中刻孝經幷註後有國子祭酒李齊古表表後有元宗批荅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李林甫等題名四十五人林甫不書姓嵩陽觀聖德感應頌林甫亦不書姓也惟內有閒不書臣者不知何故當是脫誤耳據齊古表是孝經刊成打本以獻則表與批荅是後所附刊也

唐逸人竇天生碑　李邕撰　段清雲正書　范文題額　天寶六載二月

碑正書而略帶行意亦佳逸人諱天生字自然其文剝落不可讀碑立于天寶六載二月而邕于是年

正月得罪死蓋先爲之故清雲書之也

唐世稱隱逸爲逸人故舊書楊炎傳云父播名在逸人傳武元衡傳云祖平一事在逸人傳然舊書但有隱逸傳而無逸人傳此蓋唐史臣原文未刪正者天生官者明禮之父其以逸人稱固非播與平一之比然亦可見唐時之例稱隱逸如此蓋逸人猶逸民唐避民字故也

唐文林郎潘智昭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七載七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首云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汪卽潘崇之子潘尪爾不言崇而言汪豈以其躬弒楚成耻而諱之耶漢潘乾校官碑不諱崇後漢質于唐也

唐王屋山圌尊師碑　弟齊莊撰　翟圌行書　天寶十一載二月

碑首殘闕遂不得其姓下有故靈昌郡太守息翟圌書而後有弟道士曰齊莊鴈原永懷式昭至德之語知其所撰也碑有云法師諱若水字齊物彭城人有云玉眞公主既捨館陶之封卜居平陽之洞以爲常娥餌藥乘兎輪以長生贏女吹簫登鳳樓而久壽遂于仙人臺下建立山居按貞元張尊師碑亦云公主幽居曰平陽洞府小有仙臺先生亦德契言從道同心一良由唐閨門不肅公主假出家之名卜居于外而一時羽流之無行者依影附聲相率出其門下其徒不以爲羞又張而大之也二碑本無可採取故余不錄于文鈔以古今未有著于錄者因略而言之如此

唐永泰寺碑　沙門靖彰撰　荀望正書　天寶十一載閏三月文刻金石文鈔

永泰公主中宗女也大足中忤張易之爲武后所殺中宗極悲念之號墓爲陵故緇流之善逢迎者緣此而請立寺此永泰寺所由名也碑書後魏孝明帝上空三格殆不通古今之徒者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岑勛撰　顏正卿正書　徐浩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文刻金薤琳琅

書法之弊極矣而魯公此書近世猶知寶愛若其他則非惟棄而不觀直不知人間尚有是物矣然善本難得余兒時買一本學書則七偈已皆殘闕今去此又數十年其損壞更將何如哉從叔方齋家藏此卷後有蕭氏數印本鄉先生蕭慕渠家物也余非能書者而好論書故時時借玩不忍釋手焉今歸于余弟繼之慕渠名雍明史與其兄彥同傳

唐雲麾將軍劉感墓誌銘　李震撰　席彬行書　天寶十二載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文既草率書又俗惡大不類唐人物其敍述祖父處似有不全而碑完好無闕尤屬可疑但詳玩文意似明皇誅太平公主時有功之人今史載岐薛二王郭元振王毛仲姜皎王琚崔日用李令問王守一高力士李守德而不及劉感史既無其名余又棄其碑也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

唐內侍省內常侍志廉墓誌銘　申堂構撰　韓獻之行書　天寶十三載六月

銘前一行多闕遂不得其姓但據文而知其諱志廉字惠達而已然其文有曰吳稱帝業飛龍肇起于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則其人孫姓也志廉無他事蹟文但敍其所歷官與其夫人卒葬之

年月爲宦者作誌銘。如此足矣。撰者申堂構。其名見新書藝文志包融詩註。

唐書東方朔畫贊　晉夏侯湛撰　顏眞卿正書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碑陰記自言。蓋取其字大可久。以公之功名節義。自當與天地相終始。而尙汲汲于身後之名如此。然則萬不及公之一者。宜何如慨歎也。

書贊碑陰記　顏眞卿撰幷正書及題額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記中所言河北採訪使東平王者。安祿山以天寶九載封東平郡王。兼河北採訪處置使也。同謁廟者。平洌李史魚皆祿山幕下之人。而當是時忠與逆則尙未分。一朝失足。千古同恨。觀是碑者可不懼哉。

唐張希古墓誌銘　無撰人姓名　田頴行書　天寶十五載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張希古墓誌敍其祖父。而不著其名。卽希古亦僅稱其字。未免過于簡矣。碑爲田頴書。竇臮述書賦中有此人。其兄竇蒙注其下云。志凡識滯。今觀此書肥而少骨。誠哉是言也。

唐永仙觀主田尊師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殘闕。其知爲田尊師者。以碑額存而知之也。其文有曰。元宗賜額。曰永仙觀。又曰。五藏六府。四支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蓋通岐黃之術者。

唐憫忠寺寶塔頌　張不矜撰　蘇靈芝行書　至德二載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曰。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傳虞又東

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思明。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前。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載。攷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寫人謂書丹于石之故。或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嘉慶三年元旦。從兄師臣名文標自京師函寄此碑。拓手精妙。其深陷處。皆隱隱可見。反覆觀之。愈嘆竹垞之言至爲精細。中當日情事。故備錄之。但案舊唐書、耿仁智說思明之降。有令聞孝感皇帝云云。似至德二載。天下已知尊號。不必定册于三年。史之自相矛盾者。固多矣。碑末蘇靈芝書名一行。經略二字亦深陷。

唐顏魯公祭姪文　顏眞卿撰幷行書　乾元元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今世所傳石本。卽停雲館所摹之本也。戲鴻堂亦有此帖。筆畫絕異。而似稍佳。豈清河書畫舫中所謂眞蹟。卽戲鴻堂所摹者是。而此與停雲館刻果屬僞迹耶。慨眞蹟不可得見。其是非究不能知。徒結想於夢寐云爾。

昔陳繹曾據史以跋此帖。至爲詳悉。第謂泉明購屍洛陽。杲卿僅得一足。則因新史之文未明而誤。按舊書。泉明求其父屍于東都。得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履謙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無

一足。卽日與履謙之屍各爲一柩。護還長安。其文明白。因錄于此。

唐金天王祠題名記　顏眞卿撰并正書　乾元元年十月文刻金石續鈔

公爲宰相所厭。出爲蒲州刺史。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此在道謁金天王祠而題記也。書法較公他書尤勁絕。

唐金天王廟祈雨記　張惟一撰　李權八分書　乾元二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爲金天王。此其廟祈雨記也。記張惟一撰文特高簡。李權八分、亦饒有漢意。記云、初發言雲興。倏登車雨降。宋人睹祈雨詩。青天白日沛然下。皂蓋青旗猶未歸。其言蓋權輿于此。張惟一見呂諲傳。又見蕭頴士傳。

唐通徵道訣碑　元宗御製　行書無姓名　乾元二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元宗所御製。觀其語意。似爲之以訓皇子者也。顧其言頗得道妙。而乃希不死以鍊丹於嵩陽。託之夢以迎像于盩厔。何耶。意者非言之難。而行之難與。抑此猶當開元全盛。中心未炫惑之時與。至若肅宗艱難再造。孽妖方昌。而乃信王興荒唐之說。慇勤禱祠。聽方士誕妄之言。脩崇靈跡。雖立石建碑。示無忘乎先訓。而曾何足以諂此旨哉。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撰并篆書　乾元二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記爲李陽冰篆。而宋吳延年之所重勒。然神采飛動。尙可寶貴。趙子函誤以爲原碑。而以歐陽公之言

爲疑。殆未見延年跋也。子函云。歐謂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二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

城隍之名。見于易。而廟祀則不知其所始。此記云。祀典無之。吳越有之。歐陽公跋。謂今天下皆有。縣猶少。而自明以來。則無縣無之。而牘于祀典矣。按明史禮志。洪武二年。命加城隍以封爵。京都爲明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王。其餘府爲威靈公。州爲靈佑侯。縣爲顯佑伯。命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三年。詔去封號。祇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明臨安徐炬明夫撰古今事物原始。載其制詞。然則各邑有廟而載在典禮。蓋始于明初也。

唐嶽祠題名　李樞八分書并篆　上元元年十二月

上爲篆。下爲八分。篆曰。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壹日。同謁嶽祠。書記。八分曰。華陰縣令王宥。前令王紆。丞王沫。尉李齊佺。尉闕頲。鄭縣主簿張彬。尉竇彧。下邽縣丞李演。尉邢涉。處士王季友。張彪。著作郎孟闕。原京兆府法曹叅軍李樞書并篆。此後上元也。樞卽書金天王廟祈雨記李權之弟。按資泉述書賦注。權工八分。樞工小篆。今觀此記。則樞亦工八分也。又按宗室世系表。二人俱淮南靖王神通之元孫。膠西郡公孝義之曾孫。

唐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顏眞卿撰并正書　李秀巖篆額　廣德元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載懷恪曾爲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都元敬誤刊作兵馬使。按下戎事齊足。十萬維羣。則征馬使當是監牧之官。而新舊唐書皆未之見也。碑又云。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十萬餘衆于狠頭山。公徒且殲。

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按舊書、懷恩父爲乙李啜拔。新書作乙李啜。不名設支。卽設支爲名、爲突厥官名、不可知。而新舊書並云。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降。置九都督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不應至開元初。方隨懷恪來歸。然魯公於碑末云。公之世家。竊備聞見。則是信而有徵。疑史所未詳也。設支、都氏亦誤刊作設之。凡金薤琳琅所已刻。余無力重刻之。然其中錯誤不一。爲略舉其要者。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　代宗御題額　顏眞卿撰幷正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敍郭氏先世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宰相世系表作廣智。碑云隋金州司倉諱履球篤生唐凉州司法諱昶。世系表作隋凉州法曹。皆當以碑爲是。又按元和姓纂。廣敬生昶。今碑與世系表合。而按世系表。廣敬乃昶之從伯。姓纂誤也。

郭廟碑陰　行書無姓名刻金石文鈔

碑陰載敬之子孫及曾孫官銜。與世系表亦多不合。且敬之孫曾孫數十人。而碑所載祇此數人。亦不知何故。碑爲魯公書。而碑陰絕不類。然頗婉雅可愛。自是當時之能書者。

唐顏魯公與僕射郭英乂書　行書　無年月當是廣德二年十一月文刻金薤琳琅

書云。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按舊唐書、廣德二年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郭晞斬賊營于邠州西。

俘斬數百計。子儀屯涇陽。十一月乙未。懷恩與蕃軍自潰。京師解嚴。丁未。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臣百寮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卽其事也。文又云。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尙書。裴僕射者。裴冕也。是年二月。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也。金薤琳琅。釋裴爲蒙誤矣。此書俗謂之爭坐位帖。魯公行草尤佳。宋四家書皆從此出。余嘗得舊搨本。臨之數十過。而凡骨如故。天生十指如懸錐。奈之何哉。

唐左武衞大將軍白道生神道碑　于益撰　擧宗行書幷篆額　永泰元年三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白元光父碑也。元光附見李光弼傳。但云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而已。碑頗著其功伐。有曰。以宗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其上爵位名氏。漫漶不全。以史按之。當是信安王禕拔石堡。破奚契丹諸戰。而道生曾從之耳。書者擧宗。蓮筆閣卓。幾與北海埒。

唐怡亭銘　裴虬撰　李陽冰篆　李莒八分書　此據金石錄書之　永泰元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銘。前篆。後八分書。集古、金石二錄具載之。前刻文鈔時。偶未檢及。故有誤。

唐李氏捴先塋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文刻金石續鈔

碑殘闕不多。而余所得剪裁本。故間有不屬處。但就其殘者錄之。以俟好古之君子正之也。季卿先塋。初在覇岸。未幾三兄俱卒。方士邵權以爲不吉。而爲改卜于鳳栖。此其遷塋記也。堪輿家禍福之說。君子所不言。今觀此碑。則唐時已信之如此。但不知李氏遷塋之後。其吉凶又何如耳。碑爲陽冰篆書。題

曰從子。按世系表、陽冰與宰相游道固言同族。無曜卿、季卿名。蓋以同姓而稱從子。猶李北海書思訓碑。而自稱族子也。

又按、季卿舊唐書以爲宰相李適之之子。新唐書以爲李適之子。在文苑傳。考新書李適傳云。再遷工部侍郎。又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千松焉。今碑有先侍郎卽世。及建塋霸陵、遺命也之語。則皆與新書合。而舊傳之誤必矣。碑又云。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爲之敍上。澤悅幽明。按舊唐書。永泰元年。李季卿吏部侍郎。賈至禮部侍郎。並集賢院待詔。時正同寮也。

唐李氏三墳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四月文刻金石續鈔

季卿既遷先塋于鳳栖。而以三墳祔前碑所云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此碑所云。貤之若鴈行然。是也。然以堪輿家書考之。凡一穴。必有坐落朝對左右沙水之宜。今曰陪側。則其向背不一。不知其操何術也。

唐光祿卿王訓墓誌銘　嗣澤王憲撰幷正書　大歷二年四月文刻金石續鈔

誌云。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按宗室世系表、嗣紀王澄、初名鐵誠、而傳作嗣紀王證。證者、澄之訛。鐵誠者。鐵城之訛也。

唐謙卦碑　李陽冰篆書　無年月

此明嘉靖間張大用所重刻也。在湖蕪縣學宮。筆法瘦健。勝于先塋、三墳諸記。惜不得原刻見之。不知

精彩當更何如耳。世稱其書謙字無一同者。此則不足爲陽冰重。

唐聽松二字　篆書

字頗精健。世亦傳此爲陽冰書。其前有跋。漫漶不可審視。

唐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王縉撰　徐浩正書　大歷四年

碑極殘闕不可讀。王縉喜佞佛。度其爲僧作誌。必無可觀。而徐浩正書。存者特精彩煥然。較勝于不空和尚碑也。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　顏眞卿撰幷正書　大歷六年四月文刻金薤琳琅

神仙傳所載王方平、麻姑、蔡經事。如方平之赫奕。麻姑之狡獪。蔡經之妄想。飲食之豐腆。問答之淺俚。可謂荒誕不經。而魯公作記。盡舉而書之。別無論譔。其後乃附鄧紫陽之異蹟。幷記黎瓊仙及紫陽之姪與其弟子之清修而止。然則此記、乃紫陽之徒所爲。非魯公筆也。歐陽永叔嘗疑其僞。信矣。

唐中興頌　元結撰　顏眞卿正書　大歷六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唐初沿六朝遺習。文尙駢儷。至開元、天寶之間。稱燕許大手筆。然泄泄沓沓。其實一也。而元結挺然拔出於俗。不爲時尙所染。信豪傑之士哉。韓昌黎數本朝之文。所以爲之首屈一指也。此頌高古簡要。斬盡支辭。雖昌黎平淮西碑、柳州平淮西雅覺未免有着意費力者在。而其首曰。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眞無愧于自譽。可與魯公之書。輝映千古矣。

唐太尉文貞公宋璟碑　顏眞卿撰幷正書　大歷七年九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所載與新舊史互有詳略公名德碩彥其美固不可勝詳也獨碑云七子而所載寔八子長復同次昇次尙次渾次恕次延次華次衡與宰相世系表合而新舊書本傳秖云六子無復同及延然則碑云七子傳云六子皆誤也碑側記稱第三子渾第六子衡以碑所序及世系表次之則渾當第四衡當第八既自相刺謬而反與傳合然則欲據碑以正史碑亦有不能明者也此碑是公之孫儼追造攷世系表儼是華之子又公于二十一年致仕與舊書元宗本紀合而傳並云二十年公爭二豎內史令勃公出碑不書名舊史曰楊再思新史曰姚璹亦未知孰是

宋文貞公碑側記　顏眞卿撰幷正書　大歷十三年三月文刻金薤琳琅

文卽刻于前碑兩側所載文貞逸事新舊史皆無之金石錄既論之矣文中載公孫儼泣請論譔而碑乃薛嵩命封演賸石所建當卽是著封氏聞見記之人

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顏眞卿撰幷正書　大歷七年文刻金石文鈔

新唐書田神功傳頗依此記纂輯故較舊史爲詳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也神功忠勇有功于唐中間雖爲鄧景山所引大掠揚州而要不以一眚掩至慕光弼之爲人待下以謙羣帥感之祈禳報德亦其情也而趙子函乃謂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不亦過乎

唐曲阜縣文宣王廟新門記　裴孝智撰　裴平八分書幷篆額　大歷八年十二月

碑殘闕。其文有曰。孟公首之。盧公翊之。曰命縣大夫裴公新其南門。書時也。其前有曰。刺史孟休鑒、判官郡功曹盧曈。則所謂孟公盧公者。卽其人。而惟縣大夫裴公闕其名。

唐清源公王忠嗣碑　元載撰　王縉正書　大歷十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史序忠嗣之功稍略。既不足與碑相證明。而新書則依此碑纂輯。較舊史爲詳。而序次殊無倫理。蓋碑雜以儷語。前後不明。年月不具。難以依據故也。史載忠嗣拒董延光下石堡事。爲讒言之所自興。而碑不書何耶。

唐茅山元靖先生李含光碑　顏眞卿撰幷正書　大歷十二年五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今裂爲數十塊。然拓而連綴其辭。尙班班可讀。魯公好神仙家言。其爲此文。亦不無溢美。然元靖當金仙玉眞假借元門羽流奔輳之際。而甘心遐僻。雖屢蒙徵召。懇辭還山。誠心養其事。而能超然遠引者。宜公之欲結契于生前。而更徘徊其身後也。芝生丹所。露遍仙壇。並圖奏以上聞。要是元靖之累耳。

唐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碑銘　張彧撰　楊播行書　大歷十三年四月

碑中段漫漶不可讀。玩其文意。寺似魏初所建。隋改爲成實道場。唐中宗又改爲無憂寺也。碑後有云。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張公增。當是書段行琛碑者。書者楊播。楊炎父也。舊書云名在逸人傳。今檢隱逸傳中無之。

唐贈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行書　李同系篆額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文刻金石續鈔

行琛、秀實父也。新書稱秀實曾祖師濬。今按碑爲德濬。乃行琛之曾祖。秀實之高祖。又新舊二書皆言秀實居父憂。在肅宗卽位靈武後。而碑言行琛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碑當時立。宜得其實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張增。按通鑑、李懷光之叛。遣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鹽屋。與三將謀。紿其衆東就糧于佛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時攷之。疑卽此張增耳。

唐修吳季子廟記　蕭定撰　張從申正書　大歷十四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歐陽公甚薄張從申書。然自不惡。雖未足與李北海齊名。而今世可見者。惟此記而已。亦所當寶惜也。記爲潤州刺史蕭定撰。定、瑀曾孫。以見惡于元載而外遷。後朱泚叛。詭其名爲張誕。不屈于賊。則其人固大有可稱者。

嘉慶戊辰秋。於蘇賈肆內見舊搨唐元靖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行書。李陽冰篆。大歷七年八月。俗謂之三妙帖。書甚精妙。非季子碑已經翻刻者比也。以索價過高。不得買之。又有宋搨蘭亭後序。及歐書數種。殘闕不全。後有培風堂主人林吉人、汪退谷何義門跋。並佳妙。附記于此。

唐容州都督元結碑　顏眞卿撰幷正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雖中有殘闕。而首尾班班可讀。按史、廬承鼎以申泰芝事。被殺。嚴郢坐流。見嚴郢傳。今碑言、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無罪。而史不之載。何耶。又舊書呂諲傳。泰芝作奉芝。張皇后傳又作大芝。今碑作泰

芝。舊書誤也。

唐送劉太冲序　顏眞卿撰幷行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劉太冲宣城人。其弟太眞。唐書文藝有傳。敍有云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者。漢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也。碑今在溧水縣學宮中。癸卯秋。邂逅楊聿修名崇德、於秦淮客邸。出漢校官碑及此敍相贈。余觀董思白戲鴻堂帖中所刻。其精彩較勝于此。意董從眞蹟鉤摹。而此則後人據拓本而翻刻者也。

唐劉中使帖　顏眞卿撰幷行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盧子期之擒。在大歷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新舊史皆同。而魯公此帖、敍希光降于子期擒前。蓋傳聞之異耳。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彼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爲主帥。史歸之功。亦不足異。而新書謂爲王武俊所擒。舊書武俊傳又云。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捻獲之。何其異耶。有節、史既不著其姓。而此所謂舍利將軍、亦不舉其姓名。則此二人之不幸也。舊書、寶臣爲中使馬承倩所詬。武俊說之與承嗣合。曰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然則所謂劉中使者。必劉清潭也。吳希光後從朱泚叛。戚平李晟斬之於安國寺前。

唐贈太子少保顏惟貞廟碑　子眞卿撰幷正書

李陽冰篆額　建中元年七月文刻金薤琳琅

廣韻、顏姓出琅邪。本是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此本王儉之說。今魯公自敍先世。以爲

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遂以顏爲氏。蓋據圈稱陳留風俗傳、葛洪要纂。故元和姓纂及宋鄧名世姓氏書皆本此爲定也。碑序其先世而但加諱字。此自屬臨文不諱之義。然徐浩與公同時。其子現書浩碑。未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府叅軍張平叔填諱。則填諱亦始於唐人。而顧亭林謂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引此碑以證之。殆未見徐浩碑也。碑于建中元年七月鐫畢。而八月眞卿遷太子少師。男頲、碩、姪頂、頗、顧皆封男。此碑前敍官階所不能及。故又記之於後。

左春谷曰。唐人避家諱甚嚴。往往有出于禮法之外者。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皐。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于科籍。相習成風。執迷不悟。嘻、亦太甚矣。顏公爲其父作廟碑。序其先世。直書名。而但加諱字。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然如徐浩碑末後、另書填諱人姓名一行。則亦未嘗不得禮之意也。若韓昶自作墓誌。在大中九年。與此碑相距不遠。而序其先世曾祖、祖父曰叡素、曰仲卿、曰愈。皆直書名。而并不加諱字。揆之名終將諱之之義。果安在乎。此又考古者所不能無疑者也。

唐顏眞卿奉使書　自撰并行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文字記、載此書在同州。上有公像。下有靖康元年唐重題字。而余所得本無有。豈別一刻與。公以峭直爲宰相所忌。斥逐非一。亦未必定是使希烈時書。但觀其言詞慷慨。意旨悲惋。彌令人嘆息痛恨

于青蠅之詩也。

唐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景淨撰　呂秀巖正書　建中二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佛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貞觀十七年。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今此碑言、阿羅本於貞觀九祀至於長安。是史所未載也。碑有云、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似指集法善擠排佛法之事。又云。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蓋以僧而爲郭汾陽偏裨。累功而封者。非此碑則亦無傳于後世矣。

唐大興善寺不空和尚碑　嚴郢撰　徐浩正書　建中二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不空以僧而官至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然余按舊史。中宗二年。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則授官不始于不空矣。

唐吳嶽祠堂記　于公異撰　冷朝陽行書　興元元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吳嶽祠堂記。于公異文。冷朝陽書。文既簡明。書亦遒勁。唐碑中之佳者也。李晟平朱泚。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兒如故。德宗覽之泣下。故宜其文精拔。爲時所稱。吳嶽在雍州。據爾雅河西嶽之文。則吳嶽在周五嶽之內。而自漢以來。並以中嶽爲嵩高。而吳嶽不與。故此碑但云、山鎮之秩同於方嶽耳。

唐懷素藏眞律公二帖　草書

此宋游師雄所摹刻。後有周越、馬宗晦、文彥博、呂大防、孫固、劉摯、趙瞻、韓忠彥、許將、蔣之奇跋。又刻李白贈懷素草書歌。而師雄自爲序于後。太白歌前人以爲僞作。信然。

唐僧懷素自敍　草書

此明文彭三樵所刻。諸跋後。三樵自爲小楷以釋之。然此文已刻于宋朱長文墨池編矣。素草書自足以傳世。而自敍乃不述筆法精微之妙。僅雜取諸名公贊賞之言。未免有攀援借重之意。始亦有不自信者耶。似又不及藏眞一帖。寥寥數語。爲簡而得要也。

古墨齋金石跋卷六

唐華陽三洞羣景昭法師碑　陸長源撰　竇泉正書并篆額　貞元三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顏魯公李元靖碑。謂景昭爲元靖之門人。此碑乃云師事包士榮。蓋景昭曾爲元靖所使。與魯公書札往來。後又爲元靖求碑于魯公。故公誤以爲元靖之門人耳。碑、陸長源撰。竇泉書。泉嘗作述書賦七千餘言。收羅美備。闡幽發微。可謂極書家之意趣者。故宜其書之老健如是。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頌　張濛撰　韓秀弼八分書　李彝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李元諒懋功昭德頌。張濛所撰。濛自言約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經之奏章而成者也。碑序元諒之功。與史略同。惟李懷光之死。史云爲大將牛名俊所斬。碑云自絞中閤。疑碑爲得其實。或懷光死後。名俊斬之。以爲功也。張濛、見舊史德宗本紀。貞元四年。和重陽賜宴詩。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眞爲首。而濛則與殷亮等在又次之列者。

按新舊二書李懷光傳。並言爲牛名俊所斬。馬燧傳、二書亦同。惟新書韓游瓌傳言懷光自縊死。與碑同。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高郢撰　張誼行書　張琯篆額　貞元九年文刻金薩琳琅

此張獻甫節度邠寧時所重建也。碑無年月。而有云、粤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于南郭焉。又

曰祠成三歲矣而銘記尚闕則當在貞元九年也碑云貞元四年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獻甫封朗寧郡王是新舊二書之所未載

唐立武侯新廟記　撰人闕　元錫正書　貞元十一年正月

碑云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左僕射馮翊嚴（闕）撫帥文武將佐營軍汧陽嚴下闕一字而有武字之形按嚴武以永泰元年卒至此已久且亦無直書姓名之理也汧陽屬山南而貞元時爲節度者嚴震震于與元元年進位左僕射貞元元年陪際員丘必嚴震也嚴字下當爲公字時已漫漶而爲無知者妄刻作武字之形耳

唐嵩高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篆額貞元十一年七月文刻金石文鈔

郢八分雖乏古意然方整刻劃亦有可觀史稱長源以峻法繩驕兵因以致禍意其人當爲翩強自好之士而文殊靡靡不稱其爲人何耶

唐澄城令鄭楚相德政碑　陳京撰此據金石錄書之　鄭雲逵行書　姜元素篆額　貞元十四年正月

金石文字記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而不得其名今按碑雖剝泐而可識者尚多其前云詔諭銘記左馮翊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也則楚相卽其名惟其名楚相是以字叔敖也其後又云於是百姓孫士良等報闕誠明請命朝省而斯頌作焉蓋百姓請之而詔俞之也碑中敍其先世頗詳高祖元胄官闕曾祖慈力朝議大夫蔡州刺史祖敬賓梓州通泉丞考琨冀州南宮尉而下敍楚相

之釋褐及歷官德政多殘闕有曰甲擢秀才第爲東觀秘書郎有曰授長安尉而至宰是邑有因枯闕由靈而並出鷙蟲抱義而大去有曰訪善良之疾苦降服闕于鄉亭唐史既不入之循吏傳而攷古者幸見斯碑又率意如此余恐後人之不復見也故掇其大略載之

唐曾稽郡公徐浩碑　張式撰　徐現正書幷篆額　貞元十五年十一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雖漫漶殘闕尙可讀其記浩歷官較史爲詳然文各有體亦未足以爲史病惟碑不書浩謚但曰會稽公而新書謚曰定碑云黜朗州別駕而新舊書並曰明州此恐皆史之誤碑撰文與書者名皆闕按金石錄爲張式撰次子徐現書碑後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參軍張平叔填諱當以現自書故此金石之又一例也

唐劒州長史李廣業碑　鄭雲逵撰　行書無姓名　貞元廿年十一月

按史孝同曾孫國貞國貞父廣業趙子函以爲孝同世次明滅史册間得此碑而後顯不知神通子孝同孝同子瑤瑤子廣業廣業子國貞國貞子錡其世次已詳于宗室表故史于傳不復贅子函未之檢爾昔劉知幾之論表歷以爲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不知宗室宰執之親貴其世次間有事無可登名未可滅表實簡而括焉知幾自負史識其爲此論誠過而要其言學者讀書之弊可謂決決痛暢矣碑缺廣業卒年月日而立于貞元廿年蓋廣業孫錡追而立之者又五年而錡以謀反伏誅矣

唐千福寺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　吳通微正書　貞元廿一年七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有貞元十三年追謚號記。按碑、楚金卒于乾元二年。碑建于貞元廿一年。蓋吳通徵追書飛錫之所撰而幷附之者也。碑之所載與多寶塔碑大略相同。通徵行楷。其源亦出聖教。但力弱耳。

唐忠武軍監軍朱孝誠碑　蘇遇撰　曹郢行書幷篆額　長慶元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觀邠國公功德銘。幾以裴李滅蔡之功。全推之梁守謙。今觀此碑。又幾以光顏血戰之功。盡委之朱孝誠矣。當時監軍冒功受賞。史削不書。可謂有識。然伯靖之降。天德之城。史皆有其事。而亦無一語及孝誠者。非此碑之傳。世其不復知有孝誠乎。此亦孝誠之幸也。又按、裴度往蔡視師。悉請罷去諸道宦官監軍。此朱孝誠者。何以得留忠武軍也。豈當時度請之。而憲宗未盡從之耶。故余之留心於敘錄者。非獨古物可愛。亦以廣見聞也。

唐孟再榮記　行書　元和三年七月

其文曰。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二日壬辰。清信弟子大盈庫染坊等使、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孟再榮建立蓋造像記也。

唐左拾遺舒州刺史竇叔向碑　羊士諤撰　竇公直正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元和三年十月

碑僅上截。存字二百餘。而高祖善衡字尚可識。按世系表、善衡乃叔向之曾祖。而碑曰高祖。當以碑爲正。叔向、羣之父。易直之從叔也。碑闕書者姓名。據金石錄、爲竇公直。世系表無公直名。亦恐爲易直之

誤。

唐立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　元和四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柳公綽傳。武元衡罷相、鎮西蜀。公綽與裴度俱爲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此碑之立。正其同在元衡幕下時也。公權書名烜赫而不知公綽之書。正復遒勁如是。蓋時爲其弟所掩而正不必以此自表見耳。

唐處士施昭墓誌銘　華陽名撰并正書　元和四年五月文刻金石續鈔

從弟杞、舊同居。近買得屋。徙而居焉。嘉慶酉年五月。余居憂杜門。有來告者曰。杞治圃得古碑。余不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墻。見石而取之。兩石相麗。碎其上石。而碑見。又有鍰鈼銅鏡等項。皆爲工所破。惟瓦盂一頗完。稍後見古壙。遂掩之如舊。不復掘。余亟使人取碑來。則唐施處士昭之墓誌銘也。銘石如粉。蘗出土時。爲無知者見字以手按視。遂多模糊。然猶可讀。書碑及刻字者之名闕焉。涇于唐爲僻邑。其初有左難當以武顯。後則汪遵、許棠兩進士。載于傳記。萬巨、汪倫以李白詩見。萬晏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此外不多見矣。而區區一處士。忽得傳其姓名于千百年之後。可不謂厚幸歟。于此嘆誌墓之功之不可忽也。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卜地。而葬禮則略而不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能誌其墓者。豈知世遠年湮。猝有不可知之事。既以傳其姓名。而又藉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忍廢其舊宅者。有如此也哉。銘曰、瘞此南坡。知今之城、在唐城外之南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

山河。雖銘辭套語。然慮之遠矣。

唐內侍李輔光墓誌銘　崔元略撰　巨雅正書　元和十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史、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叛。孫公器請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後卒用兵。至太和而後止。今証以此碑。則所使中人。卽輔光也。碑特虛張其功績耳。碑又云。太原軍帥李自良薨于鎭。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殺。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按通鑑、據實錄載定遠踰城而墜。爲枯枏所傷而死。舊唐書以爲定遠傷而未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而皆不言爲亂兵所殺。輔光、宦者。無傳。而見于裴洎傳中。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洎劾其懦。以李鄜代之。蓋自良卒後。軍帥爲李說。而鄭儋代說。嚴綬代儋。鄜又代綬。卽碑中所云。前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者。當時宦官倚權勢以陵軍帥。而碑易惡爲美。可謂有愧于辭。故觀金石者。寔事則當考之于史也。又楊惠琳、劉闢之叛。嚴綬遣李光顏助討賊。想其時輔光自聯名上奏。故碑亦以其功歸之。

唐柳井字　行書　元和十二年

碑首行存君刻二字。下云。闕城柳。神闕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醜。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後有跋云。天啓三年。龔重得此於柳井中。其文與龍城錄所載。有數字不同。疑當以此爲是。

唐平淮西碑殘字　正書

碑存字一百三十六。乙巳之冬。余得之于秦淮市上。古色燦然。韓碑旣仆。段文昌改撰之碑。相傳爲宋

陳瑜磨去。仍刻韓文。不知此爲原刻與。抑卽陳所刻者與。問之收藏諸家。則皆云未見也。其亦足以寶矣。

唐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楊承和撰幷正書　陸邵篆額　長慶二年十二月文刻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寫經立經堂一所。而令其副楊承和銘而書之者也。碑雖立于長慶二年。而所敍則元和十三年事。憲宗英武。而信任宦官。遂階數世之禍。可勝慨哉。文敍守謙之功。有曰。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遂使裴李諸公無立脚處。

唐西平郡王李晟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幷篆額　大和三年四月文刻金薤琳琅

舊唐書所載西平歷官與碑多合。惟先後小異。而都元敬傳其與新史不同者。至四五百言。趙子函又盡棄而載之于石。墨鐫華蓋。皆未嘗攷舊史也。西平有大功于唐。史自不容闕略。非若勳伐微小。必藉碑以傳者。晉公此文。祇著大節。自爲得體。而不嫌于略。特西平先封合川郡王。其卒也。謚忠武。此皆不可不載。而碑亦略之。非也。舊唐書載十五子。侗、佃、偕、無祿早世。其下十二子。與碑正同。則史未嘗誤。子函謂當從碑作十二子。亦非也。

唐醴泉縣白鹿鄉井谷村佛堂內新修功德碑　石文素撰　徐良郤行書　大和三年十一月

其文有曰。則有我比邑耆宿長幼士女等。矻矻勤心。孜孜不怠。從元和初遞相謂曰。各減毫分捨施。共修功德。預造橋梁者。日來月往。世事如流。俄爾之間。廿餘年。按此一方人士好善之心。久而不倦。眞可

謂俗美風醇而惜其不學不知用以建義倉立義學卽所云預造橋梁者亦託之空言而此廿餘年之勤施苦捨所修功德乃石燈臺講堂佛殿石幢石和尙鐘樓等項而已

唐奉義郎吳達墓誌銘　寇同撰　正書無姓名　大和四年十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云累試洋王府長史憲宗子有洋王忻也其前云文王封太伯于吳語未爲典

唐眞空寺陁羅尼石幢紀　張模述幷行書　大和六年八月

余所得本下段殘闕書亦懷仁聖教之遺意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撰　范的行書幷篆額　大和七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本萬齊融文徐嶠之書以廢于盜大和七年明州刺史于季友邀處士范的重書之而自爲後記且附與的相酬贈二律於末按碑記寺田之興廢其事本不足道齊融文殊雜沓瑣細的書雖源出聖教而運筆亦覺草率所以錄之者欲以見當時長吏之好賢其綱繆亡已有如是也呵殿之勢盛而寒素却走諂媚之徒進而風雅道衰可慨也夫舊唐書賀知章傳有賀朝萬齊融並文筆俊秀名揚上京而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疑傳寫之誤而卽此撰文之人也于季友頓之子有惠政于明州見新書地理志而傳不載故又識之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李宗閔撰　柳公權正書幷篆額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璘爲苻令奇之子附其父見唐書忠義傳此碑記事較史爲詳而與史略同惟大父暉弟琳瑤子濟澈

澤史皆不載其名而得見于此碑雖曾祖與一子之名漫漶不可識而其存者不可謂不幸矣家豎潛通馬燧遺帶史所不書護兵還齊嚼臂爲別碑亦不著此其異焉者也碑又曰西蕃寇邊偏師擊解當是馬燧次石州之舉而使璘別將耳碑無年月金石文字記引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撰宗閔大和七年爲此官今按史宗閔大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傳云還中書侍郎而未記其年表曰四年七年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八年至京復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六月始貶明州此碑之立上距璘卒蓋三十餘年而宗閔自大和四年至九年前後兩爲中書侍郎亦未必定立于七年也

唐李德裕劒閣詩　八分書　無年月

大和四年德裕爲牛李所擠出爲劒南節度使此詩當是其時所作也八分書板重而呆滯不稱其豪邁俊爽之氣

唐安國寺寂照和上碑　段成式撰　僧无可正書　顧元篆額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成式自云腹笥三藏信乎其腹笥三藏矣顧士大夫爲僧作誌銘而但取浮屠之說彙以成文其卑卑者豈獨在文體耶成式之言多非余所知余亦不必求其知也而僧无可書則勁健可喜亦當時之善學柳書者

紀僧年而分俗歲僧臘本屬多事今此碑云僧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尤爲異也

唐贈吏部尚書馮宿神道碑　王起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開成二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舊書稱宿爲東陽人。新書亦曰婺州東陽人。而碑云冀州長樂人。碑後半已缺。其所記子孫不可知。新書曰子圖大中時終戶部侍郎。而此碑書宿之葬在開成二年五月。又云既葬其孫蠻然泣血請文。不言其子而言其孫何也。

唐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　姚鼐撰　沙門齊操行書　開成三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後劉宋開明二年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劉宋紀年無開明。誤也。吾涇水西有崇慶寺舊志云南齊永平元年相國淳于梦捨宅建。南齊有永明而無永平。其事與此相類。大抵釋氏之徒妄爲之說。而不讀書之士從而文之訛以傳訛。遂至於此。

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　劉軻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唐僧元奘塔銘也。舊唐書有元奘傳。新書削之而見答秦王破陣樂事於西域傳。可謂有識。按舊史稱元奘翻譯凡成七十五部。碑言七十四部。史言卒于顯慶六年年五十六。碑言卒麟德元年年六十九。皆當以碑爲是。佛自東漢入中國。當時未有聞焉。晉氏東遷。天下大亂。羣雄割據。南北遂分。乃得創其邪說。鼓動一世。此無怪爾。唐太宗以英武之姿。致貞觀之治。乃亦隨波逐靡。留心梵教。何哉。蓋由當時無皐夔稷契之臣。致其君於堯舜三代之上也。碑曰主當文皇臣當蔡梁。天下貞觀。佛氏以光。嗚呼。可勝歎哉。

碑言趙公英、中書令褚引入于殿內。英字下當有公字。而碑脫之。

唐基公塔銘　李宏慶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按吏部李侍郎乂碣文。是基公卒時。已有墓碣。今不可得而見矣。碑序基公先世。而云先考宗。松州都督。伯父鄂國公。國初有大勳力。因知尉遲敬德尚有弟宗。曾官松州都督。而史不爲附載。非此碑之傳。宗其湮哉。

唐大達法師元秘塔銘　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會昌元年十二月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有曰。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瀦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其文可謂偉矣。下乃續之曰。詔和下闕二字緇屬迎眞骨於靈山。開法場于秘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可以發一笑哉。不有韓公一書。靡靡者獨在文體耶。其後云。俗壽四十七。僧臘五十八。休又嘗撰圭峰傳法碑。亦云。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今人記僧年之所祖也。

唐陁羅尼石幢　沙門契元行書　會昌二年九月

楚金禪師碑。有萬善寺上座契元。楚金之表妹也。寂照和上碑。有門人契元。駕說者也。以時考之。當是寂照之門人。

唐杜順和尚行記　杜殷撰　董景仁行書　大中六年闕月

文有曰。堯之苗裔。則杜卽其姓也。爲僧記而不去其姓。又不曰俗姓緣姓。此又一例。文中敍師事甚奇。

而碑殘闕不可讀。遂不得其始末。最後有曰。殷師之裔孫。語尤奇。

唐圭峰禪師傳法碑　裴休撰并正書　柳公權篆額　大中九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裴公美身爲宰相。而佞佛太過。後之輯釋氏書者。至收之法嗣之列。雖云借重。可謂辱矣。舊史稱公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今按此碑果然。蓋歐陽通、王紹宗之流亞也。余少從舅氏翟雲樓先生受句讀。授此搨以學書。不能好也。輒棄去。隨俗作字。既乃以閱金石文之多。稍識用筆。心始悔焉。而力不能及矣。雲樓先生諱夢青。字燕苻。能文工書。尤善畫竹。人得其尺楮寸縑者以爲寶。

唐韓昶自爲墓誌銘　子闕名　正書并篆　大中九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昶棄其家學。而學樊宗師。又不能竟學。而改從俗學。以取進士。誌中自敍如此。宜其文之不能也。然昶之歷官行事。頗見於此。可以補史氏之闕。又昌黎集有苻讀書城南詩。後之註者。雖亦疑苻爲昶之小字。而紛紛取證。不能一決。今讀此誌云。生苻之苻離。小名曰苻。爲之釋然快也。

唐霍夫人墓誌銘　周遇撰　正書無姓名　大中十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而遇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夫宦豎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此後漢劉瑜周舉所爲頌言。唐乃踵而不禁。可爲寒心。而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李中敏批曰。開府階固宜蔭子。謁者監何由得兒。一時以爲快也。此霍夫人者。寺伯劉某之妻。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有內常侍、有內謁者監。內給事有謁者、有典引、有寺伯、寺人。又有五局。局有令、有丞。而以內侍爲之長。劉

某碑不著其名官祇寺伯度非有權要不過一平常宦者耳而亦得娶令族有子三試爲想其赫濯者其豪橫當更何如也碑文之昭也作文之韶按文選顏延年應詔作曲水詩注云晉文王諱昭改爲韶今以唐人而諱昭爲韶誤矣

唐魏公先廟碑　崔瑩撰　柳公權正書幷篆額　無年月

碑前題云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而闕其名其文中有他日使門吏左補闕鄭愚闕瑩滁虛虔闕又有瑩聞命震悚卽走相君之門固辭語按史崔瑩傳稱大中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縣子食邑三百戶則撰文者必崔瑩而金石錄以爲崔珣誤也相君者魏謇也碑云府君諱謇按宰相世系表作憑必謇之誤也當以碑爲是碑既殘闕而余本又以剪裁失次不可讀故無從與史細爲核對而略其可知者如此

唐內侍劉遵禮墓誌銘　劉瞻撰　崔鵬正書幷篆蓋　咸通九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瞻以學士負宰相之望而爲宦寺作誌乃云九原與歸不亦過乎文稱遵禮爲劉行深之第五子按舊唐書僖宗卽位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居中執政並封國公乾符四年以開府行內侍監致仕劉行深爲內侍省觀軍容守內侍監致仕此碑立于咸通而已云致仕徐國公則封公不待僖宗卽位之故而在咸通時亦嘗致仕矣

唐孔温裕修孔子廟碑　賈防撰　正書無姓名　咸通十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先列賈防文次孔温裕奏次中書牒勑孔廟多漢碑故敍列略倣其意可觀也書法有柊柳筆意而無書者姓名温裕孔巢父從子戡之子也舊書巢父傳云從子戡戡戢新書曰戡戡戢蓋據孔岑父碑正之舊書戡傳云巢父兄岑父之子而新書略之以其世次已見于世系表也岑父碑今不可見故余于此記之

唐王夫人墓銘　行書　乾符三年二月

其文曰夫人卽故玉册官内奉供賜緋魚袋強瓊之妻公先歿已十五年葬在醴泉本鄉也夫人年七十七有子四人女二人乾符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忽染膏肓之疾終羣賢里第三子一女先亡合幼男女共二塋葬禮以三年二月廿四日卜于祁村男側

按銘刻于陁羅尼經之後余所得其前半已失之當是建石幢于塋側刻經而附銘也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　正書　中和五年三月文刻金石文鈔

新書藩鎮盧龍列傳中和末李可舉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連和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授太原克用自將赴之卽此事也新舊史皆言李全忠爲處存所敗懼罪合餘衆反攻幽州可舉自燔死而此云幽州請就和斷意全忠本蓄叛心密與處存克用通和揚言戰敗出可舉之不意而襲之耳不然敗亡之餘安能及此史殆不得其實也又舊唐書中和三年制以檢校司空王處存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而此仍云易定司空何耶題字兩段前一段五年二月廿一日

來救時所題。後一段三月十七日班師時所題也。

唐內樞密使吳承泌墓誌　裴庭裕撰　行書　國名　董壞篆蓋　乾寧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嗚呼。唐宦者之禍烈矣。至于昭宗。乃欲得而甘心焉。然始斬復恭繼誅季述。至緇郎外倚全忠。搆兵數歲。芟除快志。而唐祚隨移。社與狐而同夷。蠹與木而俱盡。豈不哀哉。此吳承泌者。賜死於乾寧二年正月。迹其本末。蓋楊復光復恭之黨。而始則見擠於田令孜。繼則坐復恭之罪而見殺者也。碑有曰。傳檄諸道。與王處存屯東渭橋。則隨復光討賊事也。有曰。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慰諭使。不克前征。朝廷罪之。則秦宗權攻許州時。復光已死。田令孜斥復恭。而因以事幷出承泌事也。有曰。聖上虔承大寶。歷訪舊臣。則復恭迎昭宗卽位。因復承泌事也。有曰。乾寧二年正月。薨于滻水。稟君命也。則復恭以乾寧元年誅。因賜承泌死事也。有曰。冬十一月一日。許公昭雪。則李克用爲復恭申雪。詔復其官。因幷復承泌事也。惟景福二年復恭已叛。而承泌猶加秩增食。意承泌未有顯惡。或後而始發者也。碑雖諱不言復恭。然其大略。固歷歷可尋矣。攷新舊書。無承泌其人。則承泌非有大權要。亦非有大過惡。然已至于封伯封侯。食邑千戶。則宦者積重之勢。其可想也。唐欲不亡。豈可得哉。

唐淨住寺釋迦文賢劫像銘　八分書　無年月

碑僅上截。亡其年月。與書撰人姓名。其中有云。河東裴行純。胄啓膏腴。姻連棣華。又曰。承顏靡託。同氣無依。蓋卽造像之人。而爲其父母兄弟以資冥福者也。

唐華嶽廟碑殘石　八分書　無年月

石近出土凡三段一有權倕文字一有權倕不敢怠也字或者遂疑一碑而分爲三其實非也二者雖皆分書而字形大小不等其用筆亦小異覽者自能辨之

唐王夫人墓誌銘　正書　無年月

碑凡九行行存七字八字不等題云王夫人墓誌銘而中有吳郡人也及長子珣等字人多附會以爲晉之短主簿然果爲短主簿母則碑題亦不當云王夫人也又有西北七里武邱山字避虎爲武惟唐人則然定之爲唐物亦聊以厭好古之心

唐柱國爾朱遠墓碣　程彥矩撰　正書　無年月

文敍其先世曰夤緣車服其敍遠又曰家藏鉅萬蓋世富而以入資得官者後又云以其年五月卒于江陵府無競里而不得其年文既草率書又拙惡不足觀也以唐物存之

唐金剛經石闕　行書　無年月

碑僅下截不知何年所建其前有銘後有重修記下載佛弟子人名數十按云寶歷元年移于當曹南院仁刹安置自後闕至開成二年五月故隴西李公友誠闕至會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則闕之建立尙在寶歷前或以爲幢而作會昌年者誤也重修記則會昌年刻耳

唐曾勝經呪　行書　無年月

書法精健絕倫凡六十餘行殘闕過半而前後似猶未全也唐建陁羅幢所在多有余之棄者多矣而惟書法稍佳者存之

唐錢本草　張說撰　樊厚行書無年月文刻金石續鈔

昔沈補羅先生諱鳳署涇令與先祖雲翔公先叔祖季重公相善也嘗以其所翻摹定武蘭亭及錢本草見贈故余得而藏之然先生雖精于鈎勒而刻手未精筆法小弱竊疑其僞後謁袁太史簡齋于隨園適于案頭見之卽補羅所翻之原本也墨光如鑑精神完足眞數百年前物後有汪退谷諸人跋最後補羅自跋以爲碑自順治間出土見筠廊偶筆此係未入土時所揭也然余訪之故家所藏實未見有第二本亦未見有出土後新揭本其前題云唐燕公張說文樊厚書則樊厚自非唐人當是宋元間人書燕公之所作耳錢木草之文不見于他書故附存之

吾兄殫數十年勤始刻金石文鈔繼刻續鈔於此道可謂篤好而不遷矣然金薤琳琅所已刻者不復重刻蓋以力不足故又如嵩高諸闕昭陵陪葬諸碑以及殘碣斷石之偶存於世其文不可讀者未嘗不反覆詳盡攷之史册證之他書以求其所以異此金石跋之作往往超軼前人而有所新得不彙而刻之恐不足以厭好古者之心而藝林將歎爲闕事故爲自夏迄唐比次其年月詳記其篆隸八分行草幷書撰者之姓氏以便探古之士之觀覽焉嘉慶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弟繩祖謹跋